

穿越時空的精神 耶穌會的靈修歷史

José García de Castro Valdés, S.J. 著

林純慧譯

當教宗保祿三世批准成立耶穌會時¹，天主教會內出現了一種靈修新趨勢。就算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的跟隨者和他的首批同伴，從來都沒有想過會被稱為「依納爵的弟子」²，這種新的靈修生活在今天被認可為「依納爵靈修」，它是一條新的路徑、新的方法去尋找天主，由依納爵和他首批同伴一起提出³，主要是根據《神操》的文本和耶穌會的《會憲》。

為了瞭解這種靈修方式的起源與發展，以及聖神如何接觸我們，我們按照耶穌會的歷史和發展來探索。耶穌會的歷史有四百七十五年，源遠流長卻充滿生命力，匯聚世界各地多元豐饒的經驗，存活於人類文化的不同領域之中。我們越接近耶穌會的歷史，越能明白耶穌會士對於建立西方傳統的歷史和文化所作出的貢獻是何等廣泛和深遠。

這個由依納爵和其同伴成立的新修會有一些創新的特性，使耶穌會士能走到世界各地，以許多不同的方式來宣講福音，而他

1 教廷文件 *Regimini Militantis Ecclesiae* (1540年9月27日)十年後獲教宗 Julius III 藉文件 *Exposcit Debitum* (1550年)確認。

2 正如源自聖方濟的方濟會士或聖道明的道明會士。

3 我稱在 1529 至 1536 年間於巴黎 Sorbonne University，因依納爵的往耶路撒冷計劃而聚在一起的十位年輕人為「首批同伴」。參閱 GARCÍA DE CASTRO, J., "Ignatius of Loyola and his First Companions", in *A Companion to Ignatius of Loyola* (Mariks, R., ed.), Brill, Boston 2014, 66-83。

們稱這些宣講為「職務」(ministries)⁴。耶穌會士不局限於以某些工作(治療、教育、傳道等)來實踐其神恩性使命。從開始,他們受《神操》(230-237 號)之「獲得愛情的默觀」的啟發,深深相信天主在一切受造物中,因而可以在一切受造物之中尋找祂、發現祂的臨在。

要講述依納爵靈修,需要有一個廣泛而深入的願景,其中包含由十六世紀開始,由眾多耶穌會士開展的,而一直流傳至今的使徒工作。在以下幾頁,我先討論於每一個歷史時段,耶穌會最凸出的工作和服務,及當時具代表性的人物。⁵首先,我們追溯到依納爵靈修的起源。

1. 神恩的基礎、聖神賜予的禮物

1.1 跟隨依尼高(Iñigo)建立的方式

我們身為耶穌基督的跟隨者,若要透過依納爵靈修去更清楚明白這身份,就要回到過去,返回中世紀在岐浦斯科(Guipuzcoa)「城堡」的囚子,就在堡壘的三樓。該座城堡在亞貝底亞(Azpeitia)和阿茲科蒂亞(Azcoitia)兩條小村莊之間。

4 參閱 O'Malley, J., "To Travel to Any Part of the World: Jerónimo Nadal and the Jesuit Vocation",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Jesuits* 16/2 (1984)。

5 我的主要參考書籍是: Bangert, W.V., *A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MO, 1972; De Guibert, J., *The Jesuits. Their Spiritual Doctrine and Practice*,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MO, 1964 (3th printing 1986); Ganss, G. E. (ed.),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MO, 1970; Ganss, G. E. (ed.)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 Gujarat Sahitya Prakash, Anand 1992; O'Malley, J. W., *The First Jesui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 1994; García de Castro, J.(dir.), *Diccionario de Espiritualidad Ignaciana*, Mensajero-Sal Terrae, Bilbao-Santander 2007; O'Neill, Ch. / Domínguez, J. M^a (eds.), *Diccionario Histórico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Universidad Pontificia Comillas -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Madrid-Roma 2001 (4 vols.)。

這位 26 歲的騎士依納爵，在 1521 年 6 月至 1522 年 2 月養傷期間，他當時的內修經驗是怎樣的？我的同會兄弟沙勿略·梅洛尼神父（Javier Melloni）在這個研討會上已經詳盡講述了「依納爵是個神秘主義者」，所以我不打算重複他的演說內容。我們現在應察覺到，當依納爵進入羅馬時（1537 年 11 月），他已經帶著非常深厚豐盛的靈修經驗：在羅耀拉的神慰經驗、辨別神類的初步經驗、通過閱讀而獲得的對耶穌的體會和認知、在芒萊撒（Manresa）的深刻經驗（1522 年）、卡陶內（Cardoner）河畔的光照、貧窮刻苦的經驗、往耶路撒冷的旅途經驗（1523 年）、在亞卡拉（Alcalá）和沙拉曼卡（Salamanca）開展的使徒工作艱辛起步（1526-27 年）、在巴黎大學的長期培育時期（1528-34 年）、深思探討成立耶穌會（1536-39 年）、往羅馬途中拉斯道達（Storta）的神視（1537 年）等等。

我們很清楚，依納爵靈修的起源是建立和植根在依納爵的親身經歷和領悟。我們以此為起點進發，將會發現幾代之後的耶穌會士如何理解這個基本經驗，以及他們如何演繹它，以繼續依尼高開展的朝聖之旅。⁶

即使在耶穌會成立以前，依納爵靈修已經開始超越依尼高或依納爵·羅耀拉個人和他的經驗。他的第一批同伴決定成立一個他們稱為「團體」（Societas）的修會，即是有「同伴精神」。我們若要瞭解這樣的神恩性基礎經驗，然後認識依納爵靈修，我們

6 有關依納爵·勞耀拉的資料，參閱 GARCÍA-VILLOSLADA, R., *Ignacio de Loyola. Nueva biografía*, BAC, Madrid 1986。其他：DALMASES, C. de, *Ignatius of Loyola. Founder of the Jesuits: His Life and Work*,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MO, 1985；TELLECHEA IDÍGORAS, J. I., *The Pilgrim Saint*,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Chicago 1994；近期的：GARCÍA HERNÁN, E., *Ignacio de Loyola*, Taurus, Madrid 2013。亦參看 GARCÍA MATEO, R., *Ignacio de Loyola, su espiritualidad y su mundo cultural*, Universidad de Deusto-Mensajero, Bilbao 2000。

需要觀察依納爵的第一批同伴的經驗，然後將他們本身與天主相遇的經驗，與依納爵靈修的誕生和最初的發展過程整合。這些同伴是何許人士呢？

1.2 各有不同……但一心一意

這個「團體」，依納爵描寫為在主內的情誼，包括來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第一批「同伴」意識到他們之間的多樣性、來自不同地方和文化背景，但是為他們全部都很清楚，他們與聖神連結，使他們感到與各人的心靈合一。在羅馬的商議（*Deliberation*）過程中（1539 年），他們決定繼續一起，因為他們肯定多年前在巴黎的時候，天主召選了他們要聚合一起。

依納爵的第一位同伴是伯鐸·法伯爾（*Peter Faber*，1506 年生於沙保爾，1546 年卒於羅馬）。他和依納爵在巴黎聖巴巴里學院認識。經過漫長和微妙的明辨過程，法伯爾決定與依納爵一起進行神操，並為了依納爵的理想，兩人決定聯袂去耶路撒冷。法伯爾當了耶穌會士只有六年（1540—46 年），在這段短暫日子之中，他成了一位在歐洲穿梭的朝聖者，隨時候命和服從，已經準備好前往世界任何角落。法伯爾是一位「健談的使徒」，而依納爵則形容他是一位最優秀的神操指導者。⁷

另一位是法伯爾的大學室友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 年生於那瓦勒沙勿略，1552 年卒於上川島）。依納爵好不容易才說服到沙勿略加入，一起去耶路撒冷。即使他尚未做過神操，沙勿略卻有參加殉道山的禮儀（1534 年 8 月 15 日）。

7 參閱 BANGERT, W. V., *To the Other Towns: a Life of Blessed Peter Faber, first Companion of St. Ignatius*, Ignatius Press, San Francisco 2002。

當時包括沙勿略在內的七位同伴⁸在禮儀中承諾嘗試去耶路撒冷，並會留在那裡；若可能的話，永遠留守聖地。沙勿略在首批同伴中也許最為熟悉，後來被奉為「傳教使徒」，他慷慨和一心一意地激勵很多人為了天國去拯救靈魂。透過沙勿略及隨著他前往印度（1541年4月），依納爵靈修開始遍及普世，這早已寫在《耶穌會會典綱要》（*Formula Instituti*）裡面了。⁹

在第一代的耶穌會士之中，依納爵有其他兩位同伴，為耶穌會發展「修會組織」和為其靈修擔當了適切的角色。熱羅尼莫·納達爾神父（Jerome Nadal，1507年生於西班牙巴馬德馬羅卡，1580年卒於羅馬）是第一位依納爵靈修「神學家」，意思是他是首位以一種系統反省方法，解釋依納爵的靈修經驗，以及其對耶穌會的基礎的重要性。¹⁰納達爾負起責任前往歐洲多個地方，向耶穌會團體解釋耶穌會是什麼（或者不是什麼），以及這種新的靈修包括些什麼。¹¹

納達爾神父與若望·阿方索·德·波朗科神父（Juan Alfonso de Polanco，1517年生於西班牙布林戈斯，1576年卒於羅馬）一起工作，波朗科神父是修會組織的秘書長，而且是耶穌會第一批最具影響力的會士之一。他不僅管理修會在羅馬逐漸繁複的體

8 除了依納爵、法伯爾和沙勿略外，首批七名伙伴還有：Diego Laínez、Alfonso Salmerón、Nicolás de Bobadilla 和 Simão Rodrigues。當依納爵離開巴黎，返回西班牙北部的故鄉亞貝底亞後，法伯爾指導 Claudius Jayo、Jean Codure 和 Paschase Broët 做神操。他們三人決定加入團體，並參與於殉道山的禮儀（日期為 1535 年及 1536 年的 8 月 15 日）。

9 參閱 SCHURHAMMER, G. O., *Francis Xavier: His Life, his Ti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Rome 1973-1982。

10 他大部分的講課和「會談」（platicas）收集在 *Monumenta Natalis V, Commentarii de Instituto*, Roma 1962。

11 參閱 BANGERT, W. V. – MCCOOG, Th., *Jerome Nadal (1507-1580). Track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Jesuits*,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Chicago 1992。

制，還以依納爵的名義寫過幾千封信，並且準備了一本非常有價值的《神操指南》（*Directory for the Spiritual Exercises*），這本書後來成為了阿奎維法神父（Claudius Aquaviva）出版的確定版本《官方指南》（*Official Directory*，1599 年）的藍本。波朗科神父亦寫了一本《聽告解神父指南》（*Directory for Confessors*，1554 年）以及另一本有關如何協助和提供牧民關懷給垂死的人的著作。¹² 他精於打交道、行政和處理架構事宜，為耶穌會的傳教使命提供了新面貌，並為鞏固修會內部架構付出很多。¹³

方濟各·博日亞神父（Francis Borgia，1510 年生於迪亞，1572 年卒於羅馬）是耶穌會第三任總會長，對一個沒有通用的祈禱文或聖詠的修會來說，在他的領導下，靈修生活在修會內已經比較固定和有系統。耶穌會第二屆全體大會（法令 2）訂立：西班牙所有耶穌會士必須有一小時早禱（其他地方四十五分鐘）和半小時晚禱，包括意識省察。博日亞神父非常注意自己個人祈禱的需要；從他所寫的《靈修日記》（*Spiritual Diary*）和大部分有關靈修生活的文章，可發現他的靈修專注於罪、憐憫和屈辱。博日亞神父也支援和鼓勵會士到歐洲以外的地方傳教：美洲的佛羅里達、古巴、墨西哥、巴西和秘魯，其中耶穌會士若瑟·德哥斯達（José de Acosta）等堅定承諾維護土著文化。

2. 對神恩的誤解和第一次爭議

在耶穌會成立早年，甚至幾十年，並非對靈修等一切都很清晰。在依納爵逝世時（1556 年 7 月 31 日），有超過一千名耶穌會

¹² *Methodus ad eos adjuvandos qui moriuntur...* (Macerata 1575).

¹³ GARCÍA DE CASTRO, J., *Polanco (1517-1576). El Humanismo de los jesuitas*, Mensajero-Sal Terrae-Universidad P. Comillas, Bilbao-Santander-Madrid 2013.

士分佈在世界各地，他們都在主的葡萄園工作。對於那些遠離羅馬的會士，通信不定期，消息資訊傳遞也不準時¹⁴，儘管波朗科神父和他的秘書已花了很大努力與他們溝通。那麼，在各地的會士不太清楚耶穌會第一神恩是怎樣，又如何度一種忠信於最初期神恩的靈修生活？

2.1 傾向度隱修和默觀的生活

耶穌會士在理解依納爵神恩方面，很快在西班牙迪亞出現第一個誤區，是由安德·德·奧維耶多神父（Andrés de Oviedo）和方濟各·安福來神父（Francis Onfroy）所推動。也許受到歐洲北部興起的神秘主義精神，或在西班牙流傳的新方濟各會運動的影響，身為退修者（*recogidos*），兩位在耶穌會內感到強烈的召叫去度默觀生活（靜默、祈禱、退省）。他們深信要做個優秀的耶穌會士，應該每天祈禱五至六個小時，其他時間大部分則要保持靜默……，好像一種新的隱修生活方式。奧維耶多神父寫信給羅馬，要求批准在沙漠生活七年（！）。羅馬必須回應這些新的建議，向他們展示和解釋真正的依納爵神恩，並敦促他們回到依納爵的祈禱方式和使徒生活。¹⁵ 一個小時的祈禱，包括意識省察，已經足夠了；其餘的時間應投放在幫助靈魂，即是說，用於使徒職務上，一如《耶穌會會典綱要》（1550年）的相關條文。¹⁶

14 例如：由羅馬至意大利北部或南部的信件需時 6 至 8 日；羅馬至馬德里、里斯本、巴黎需時 25 至 30 日；至印度果亞的信件需時 12 至 15 個月。

15 奧維耶多神父的信件在 *Epistolae Mixtae* I, 467-472，而波朗科神父的回覆則在 *Epistolae et Instructiones Ignatii* II, 54-65，兩者也收錄在 *Monumenta Historica S.I.*。有趣的是在一封名為「*Illusionibus quibusdam*」的不見經傳長信內，秘書長波朗科神父（羅馬，1547年）受《神操》（313-336）所啟發，列舉出明辨的準則。

16 奧維耶多神父在果亞傳教，他才德兼備，於 1577 年去世（Fremona-Ethiopia, 1577 年）（參閱 VAZ DE CARVALHO, J., “Oviedo, Andres de”, *DHJC* III, 2936-2937）。參閱 De GUIBERT, *The Jesuits*, 219-229。

2.2 傾向靜默與默禱

在十六世紀，還出現一種新興的祈禱運動，帶領新的祈禱方法，遠離神操的方式。安多尼·科德斯神父（Antonio Cordeses，1518 年生於赫羅納奧洛特，1601 年卒於塞維利亞）在他的《完美行程》（*Itinerario de la perfección*）一書，發展了一套祈禱方法，他堅持以達到內心靜默和意識到感情作為祈禱的主要目標經驗。博日亞神父告訴他，天主已經給了耶穌會一種祈禱方式，那就是《神操》的方式；新一任的耶穌會總會長埃弗拉德·默克里恩神父（Everard Mercurian）更堅持《神操》的靈修方式（1574 年 11 月 25 日）。默克里恩神父指出，依納爵的祈禱方式，最重要的是通過默觀基督的生命，領悟宗徒使命的召喚。科德斯神父接受總會長的提示，而他晚年的大部分時間，致力於服務病人和告解的職務。¹⁷

他的好友巴爾塔薩神父（Baltasar Álvarez，1533—80 年）是初學師、第三年導師和西班牙一些書院的院長。他也是聖德蘭·阿維拉的告解神師。聖女寫道「他是幫我最多的人」（《生命之書》26：3）、「他是真正的聖人」。但他在祈禱方面的教導，似乎太強調靜默，偏離了《神操》當中在默觀耶穌生平的奧蹟和對禱方面的教導。他的省會長若望·蘇雷斯神父（Juan Suárez）獲悉宗教裁判最新文件的內容，即反對「光明」（Alumbrado）運動的裁決後，決定通知當時的總會長埃弗拉德神父。羅馬向西班牙發出一些祈禱準則，強烈要求會士跟隨耶穌會的祈禱方法。巴爾塔薩神父服從指示，並繼續他在耶穌會的工作。後來，他被任命

17 RUIZ JURADO, M., "Cordeses, Antonio", *Diccionario Histórico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I*, Instituto Histórico SJ – Universidad P. Comillas, Roma – Madrid 2001, 952-953; DUDON, P., "Les idées du P. Antonio Cordeses sur l'oraison", *Révue d'Ascétique et Mystique* 12 (1931) 97-115.

為秘魯的省會長，但他從未踏足拉丁美洲。其後，他被任命為西班牙南部托萊多省的省會長，但他在到達目的地履新之前，在昆卡的貝爾蒙特逝世。¹⁸

3. 神操

3.1 我們是誰？神操和依納爵跟隨者的身份¹⁹

有人認為很難理解耶穌會的內修生活，以至耶穌會士的生活；倘若沒有研究過耶穌會士的靈修經驗是「什麼」和「如何進行」，即是聖依納爵所寫的《神操》之中所建議的，的確是很難明白。我們發現在耶穌會成立初期已經有《神操》；甚至，我們可以說耶穌會在《神操》的母胎中形成。在某種程度上，《神操》是以文字記錄和系統式字詞書寫，記載依納爵·羅耀拉從1521年開始的靈修過程，直到他於1544年在羅馬對自己的經驗的最後神學反省。依納爵知道要在《神操》的系統框架下，去理解自己的宗教和神秘主義生命。

所有最初十位同伴在巴黎完成了神操（1534—36年），其中六人是接受依納爵的指導²⁰；三人是接受法伯爾的指導²¹。儘管我

18 ENDEAN, Ph., “The strange style of Prayer: Mercurian, Cordeses and Álvarez”, *Mercurian Project. Forming Jesuit Culture 1573-1580* (Thomas McCoog, ed.),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St. Louis – Rome 2004, 351-398; RUIZ JURADO, M., “Álvarez, Baltasar”, *DHCJ* I, 91-93; BOADO, F., “Baltasar Álvarez en la historia de la espiritualidad del siglo XVI”, *Miscelánea Comillas* 41 (1964) 155-257; DUDON, P., “Les leçons d’oraison du P. B. Álvarez”, *Révue d’Ascétique et Mystique* 2 (1921) 36-57; GUIBERT, Joseph de, *The Jesuits...*, 219-229.

19 參閱 RUIZ JURADO, M.: “Los EE en la vida interna de la CJ”, inside “Ejercicios Espirituales”, *DHCJ* II, 1226-1227。

20 Peter Faber, Diego Laínez, Alfonso Salmerón, Nicolás de Bobadilla, Simão Rodrigues and Francis Xavier.

21 Claude Le Jay (Jayo), Paschase Broët and Jean Codure.

們不知道很多關於這些基礎經驗，但是我們可以肯定，這些經驗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他們全部決定遵循依納爵的生活方式，當時意指前往耶路撒冷，如果可能的話，在聖地生活和傳揚福音。²²

首批耶穌會士深信神操的「能力」，他們開始帶領許多不同的社會群體的人士進行神操，並因應那人當時的情況和可能性作適應指導。當時，法伯爾和若佑（Claudio Jayo）在德國，方濟各·沙勿略在葡萄牙和印度，迪亞戈·蘭內斯（Diego Laínez）、阿方索·沙美倫（Alfonso Salmerón）和布巴迪亞（Nicolás de Bobadilla）在意大利……。其實，他們在哪沒有關係，他們總會找到時間談論並帶領神操，成為了耶穌會一個重要和不可或缺的身份特徵。²³ 依納爵已經說過：「神操是這輩子我可想到、感覺到、理解到的最好事情，它能幫助個人，使他[她]自己有所得益，以及帶來成果收穫，惠及其他許多人。」²⁴

耶穌會第四屆全體大會（1598 年）確定，所有準備加入耶穌會的候選人，應該在他們初學時進行神操²⁵；而第六屆大會（1608 年，法令 29）則議決，每位耶穌會士必須每年進行八天或十天的神操練習。阿奎維法神父發出的《指令》²⁶ 包括了三十天退省

22 決定在 1534 年 8 月 15 日殉道山的禮儀中宣佈，並在 1535 年及 1536 年同一日的禮儀中重複（參閱 *Autobiography* [85]）。

23 Fr. Iparraguirre 列出在依納爵時代提供神操指導的會士：A. Araoz, F. de Borgia、Peter Canisius、J. Doménech、L. Kessel、F. Villanueva 及其他很多會士（參閱 IPARRAGUIRRE, I., *Historia de los Ejercicios de san Ignacio*, vol. 1, Mensajero-IHSI, Bilbao-Roma 1946, 299-301）。

24 Letter to Manuel Miona (Venice, November 16th 1536), IGNATIUS OF LOYOLA,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Palmer, M. / Padberg, J. / McCarthy, J., eds.)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MO 2006, 27.

25 耶穌會稱為「初學期」（拉丁文 *Prima probatio*）的時間很短（12 至 20 日）。在這段時間有志加入耶穌會的年輕人以客人身分住宿在一獨立的房間，然後能成為初學生團體的一員。初學生屬「第二初學期」，完成培育後進入卒試（“*Tertia Probatio*” 或 *Tertiariatus*）的階段（參閱 RUIZ JURADO, R., “*Probación*”, *DHCJ IV*, 3235-3242）。

26. *Ratio peragendi tertium annum probationis* (1592).

（整整一個月的神操）作為卒試（Tertianship）的一個重要元素，退省通常是在初學階段在團體中進行。

在耶穌會歷史上最艱難的日子，即那些受鎮壓的歲月裡，耶穌會士重新回到神操，在此動盪時候，他們以神操作為自己的身份的一個奧秘處所。第二屆保路薩斯大會（Polocense，1783年）確立，凡是已經離開了耶穌會的神父及修士，倘若他們想回來再加入耶穌會，他們必須做神操；如果他們是已經獲祝聖和發願的神父，做八天退省已經足夠；但是如果他們尚未發願，那麼他們必須經過三十天的避靜，並接受一整年的培育。

最熱衷發揚神操的「使徒」之一是若望·路達神父（Jan Roothaan）。他深信神操的價值。為了能閱讀依納爵的《自述小傳》（*Autograph*）原文，他很認真學習西班牙文，把文本與《拉丁文本》（*Vulgata*）或其他拉丁文版本 P1 或 P2 比較。他確信忠於神操，使耶穌會可以尋回自己的身份和神恩。²⁷ 舒賓（M. Chappin）說，路達神父個人的最大貢獻，是他在當總會長時，對於《神操》這本書作哲學上和靈修上的研究，給予整個耶穌會神恩的核心。正因為如此，一些歷史學家視路達神父為耶穌會的第二位創辦人。²⁸ 這顯示路達神父深愛《神操》，這份深情力量一直流傳到現代。一百年後，另一位總會長沃美羅·里卓斯基神父（Wlodimiro Ledóchowski）堅持這一點，他認為耶穌會的靈修活力，取決於忠信地實踐神操。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雅魯

27 在他寫給耶穌會的第二封信（*De Spiritualium Exercitiorum S.P.N. studio et usu* (1834年12月27日)），他堅持會士，特別是初學生和卒試生的導師，對神操應有透徹的認識和忠於神操的方法。

28 CHAPPIN, M., “Generales: 21. Roothaan”, *DHCJ* II, 1665-1671, 1666 y 1670.

伯神父（Arrupe）鼓勵所有耶穌會士每年要本著聖依納爵的精神（靜默、退省、獨處……），進行神操練習。²⁹

3.2 神操……幫助靈魂

不過，神操不僅是耶穌會士與耶穌會身份的一個關鍵元素；它也是在耶穌會士的使徒生活中，最重要的職務之一。³⁰《耶穌會會典綱要》訂明神操為耶穌會士的具體職務之一，而《會憲》鼓勵每位耶穌會士要學習如何帶領神操。³¹

按依納爵的說法，在所有第一代耶穌會士之中，法伯爾是最優秀的神操帶領者。法伯爾習慣在不同的情況下，帶領不同的人進行神操，他引用第十八範例和第十九範例，不時配合環境用適合的方法來進行。在耶穌會士開始提供神操之後，出現了許多不同的方式去演繹《神操》文本。³²因此，阿奎法維神父嘗試統一他們的做法，他出版神操的《官方指南》（*Official Directory*，羅馬，1599年），每位耶穌會士必須在其職務中跟隨指示。³³

29 參閱 Fr. W. Ledóchowski 1935 年 6 月 9 日和 Fr. Arrupe 1975 年 12 月 31 日的信函 (*Acta Romana SI*, Roma 1976, 635-636)。

30 參閱 Fr. I. IPARRAGUIRRE, *Historia de los Ejercicios de San Ignacio* (vol. 1: en vida de su autor [during his Author's life]; vol. 2: desde la muerte de su autor hasta la promulgación del *Directorio oficial* [since death of his Author (1556) till *Official Directory* (1599)]; vol. 3: evolución en Europa durante el siglo XVII [development in Europe during XVII century]), Biblioteca del IHSI, Roma 1946-1973. O'Malley, J., *The First Jesuits*, 127-133, "The Exercises in Practice"。

31 *Constitutions* [408-409], see GANSS, *The Constitutions* 203.

32 IPARRAGUIRRE, I., *Ejercicia spiritualia Sancti Ignatii de Loyola et eorum Directoria. Directoria (1540-1599)*, Nova editio, II, Roma 1955; all directories in PALMER, M., *On giving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1996; LOP, M., *Los Directorios de Ejercicios*, Mensajero-Sal Terrae, Bilbao-Santander 2000.

33 這不是第一部指南。在此之前數年已有其他會士，如 Diego Mirón 或 Juan A. de Polanco 一樣，寫下他們指導神操的方法。

耶穌會士帶領神操時，會根據每個人的本質（*natura*）進行。他們相信，三十天退省只適合極少數人進行，是專門為那些考慮成為神父或加入修會團體（包括耶穌會）的人，而這個方法是可行的！我們有張名單，列明那些在進行神操後，加入不同修會的人：奧斯定會、本篤會、迦布遷會、道明會、加道深會、方濟會、耶肋米亞會、贖虜會等。³⁴ 聖依納爵在生時，耶穌會士帶領其他修會成員進行神操：奧斯定會、本篤會、嘉爾默羅會、道明會、方濟會、耶肋米亞會等。³⁵ 大部分接受指導的人則按第一週關於罪惡、天主的憐憫，以及全面的意識省察和懺悔進行一些練習。

但是，耶穌會士們在哪裡提供神操練習？從最早期開始，耶穌會士習慣到人們家裡去。不久，他們開始在自己家中接待前來做神操的人；當人數逐漸增加時，他們借用了學校的地方（迪亞、錫耶納、果阿……），結果促成第一所避靜院的出現。³⁶ 到了十七世紀，神操的使徒工作增加得很快。在 1727 年，在法國已經有十一間避靜院，其中七所男子和四所女子的。³⁷ 教區神父和其他修會（贖世會士和痛苦會士）也開始提供神操（完整或適應版）予各樣的人。在十九世紀初，1816 年，布魯諾·蘭蒂里神父（Bruno Lanteri）創辦了聖母獻主會，其特定的神恩，就是在農村

34 完整的人名及地名表見 IPARRAGUIRRE, I., *Historia de los Ejercicios*, I, 297-298。Iparraguirre 亦記錄了一些已離開修會的人在完成神操後重返修會的個案（頁 298）。

35 完整的人名及地名表見 IPARRAGUIRRE, I., *Historia de los Ejercicios*, I, 302-303。

36 第一所避靜院可能是由 Fr. Francisco Villanueva 成立，位於西班牙的 Alcalá de Henares（參閱 IPARRAGUIRRE, I., *Historia de los Ejercicios* I, 145）。

37 有關耶穌會復會後的神操指導使徒工作見 Tetlow, J., “Casas de Ejercicios [Retreat Houses]” *Diccionario de Espiritualidad Ignaciana*, vol. 1, Mensajero-Sal Terrae, Bilbao-Santander 2007。

和貧困地區提供神操。若干年後，基督君王堂區合作伙伴會和基督君王婢女會成立，提供神操指導以及支援避靜院。³⁸

4. 靈修……上了軌道—阿奎法維神父時期 (1581—1615 年)

耶穌會第五任總會長是一位年輕的神父阿奎法維 (Claudio Aquaviva)。在 1576 年，他被任命為那不勒斯的省會長，當時只有三十三歲；而在 1580 年，他三十七歲時，在第四屆全體大會上 (1581 年 2 月 7 日至 4 月 22 日) 當選總會長。他擔任總會長歷時三十五年，所以他也許是耶穌會早期歷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領導人。關於靈修生活，耶穌會早在第四屆全體大會上，已訂定所有會士每天默想一個小時，以及為初學生制訂一套培育方案。³⁹

阿奎法維神父非常嚴謹看待耶穌會的靈修生活，他在書信和文件中，經常鼓勵會士開放，獲得聖神的啟發。⁴⁰ 在耶穌會第六屆全體大會 (1608 年) 上，增加了一項法令，要求所有耶穌會士進行八至十天避靜，以及在重新宣發修會誓言時作三日祈禱。阿奎法維神父也重視年輕耶穌會士在初階或實習期的培育。他還堅持每一個團體，以及在培育會士成為傳道人的陶成過程中 (倫理價值觀、演講風格，甚至是一些增進記憶力的技巧)，都要有一位神師臨在。

38 第一所由 Fr. Francis de Paula Vallet 創立，而第二所則由 Fr. Pedro Legaria Armendáriz 同於 1928 年創立。

39 所有全體大會的文獻見 *For Matters of Greater Moment. The First thirty Jesuit General Congregations* (Padberg, J./ O'Keefe, M./ McCarthy J. L., ed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MO 1994。

40 *Spiritus ac fervoris renovatio* (1583), *De studio perfectionis et caritatis* (1586), *Ad augendum et renovandum spiritum in Societate* (1588), *De renovatione spiritus et correspondentia cum Deo* (1604)。

在 1599 年，耶穌會通過了兩份非常重要的文件：《神操官方指南》（*Official Directory of Spiritual Exercises*）和《教學大全》（*Ratio Studiorum*）。《教學大全》是在歐洲許多高等中學十七年的教學經驗的累積。至今，《教學大全》也許仍然是最有影響力的教學法書刊；它由《神操》啟發，提供一種方法和一個架構，以培養全面的依納爵靈修追隨者。⁴¹ 阿奎維瓦神父亦關注耶穌會的傳教生活：墨西哥省在開始時有一百零七位耶穌會士（1580 年），後來發展至三百一十四位（1599 年）；有三個新會省成立：菲律賓、巴拉圭和新賴諾（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以及回應法國亨利四世（1604 年）的要求，於是，耶穌會在 1611 年派遣第一批會士往加拿大。在耶穌會東方參贊區，阿奎維瓦神父支持諾比利神父（Robert De Nobili）的傳教工作，他在印度皈依了高種姓人士（brahmanes）。至於在日本，范禮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提議使用福音適應本。⁴²

5. 「為使你的精神煥發和得到安慰」⁴³—出版《神操》

在阿奎維瓦神父擔任總會長的期間耶穌會士的靈修著作及書刊達到更高層次。

阿朗素·羅德斯格斯神父（Alonso Rodríguez，1538 年生於西班牙巴拉多利德，1616 年卒於塞維利亞）是首批耶穌會士中最享有盛名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卡斯蒂利亞和安大路

41 參閱 BUMINUCO, V. J. (ed.), *The Jesuit Ratio Studiorum: 400 anniversary perspective*,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0。

42 FOIS, Mario, “Generales: 5. Aquaviva”, *DHCH* II, 1614-1621.

43 「若你問中閱讀，或由他人讀給你聽一些靈修書籍將使你的精神煥發和得到安慰。」（Letter to Francesco Mancini (Rome, April 7, 1554),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490)。

西亞（西班牙南部）教授神學，以及在不同的地方當初學師。他的著作《完美實踐與基督徒美德》（*Ejercicio de perfección y virtudes cristianas*，塞維利亞，1609 年），輯錄了他在 1589 年至 1595 年在團體的每週講課。在 1626 年，在第一版刊印後十五年，這本書已被譯成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德文，部分內容亦譯成英文。它共有三百多個版本，被翻譯成二十三種文字。這本書可能是繼聖依納爵所寫的《神操》之後，由耶穌會出版而最多人編印的書。羅德里格斯神父的文本，是每位初學生的個人靈修讀物；不僅耶穌會士讀這本書，並作祈禱之用，也為其他修會和教友採用。該書的內容實用，具靈修幅度，植根於基督徒傳統（奧斯定、伯納德、額我略、熱羅尼莫傳統），充滿生命力和例子。這本由羅德里格斯神父寫的書，一直流傳至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時期。⁴⁴

與羅德里格斯神父出生在同一卡斯蒂利亞的城市的，我們找到類思·德拉浦迪神父（Luis de La Puente，1554 年生於布林戈斯，1624 年卒於布林戈斯）。德拉浦迪的耶穌會士生涯在卡斯蒂利亞度過，他主要當初學師、卒試導師及在巴拉多利德教授神學。⁴⁵ 在 1605 年，他出版了他所寫的《我們神聖信仰奧蹟的默想》（*Meditaciones de los misterios de nuestra santa fe*），此書共刊印了四百個版本和翻譯為多國文字（包括中文和阿拉伯文）。四年後（布林戈斯 1609 年），他出版《靈修指南》（*Guía*

44 DONNELLY, J. P., “Rodríguez, Alonso (II)”, *DHCJ* IV, 3394-3395; DONNELLY, J.P., “Alonso Rodríguez: Ejercicio: A Neglected Classic”,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1 (1980) 15-24; VASSAL, Al de, “Un maître de la vie spirituelle, le Père Alonso Rodríguez”, *Etudes* 150 (1917) 297-321.

45 RUIZ JURADO, M., “La Puente, Luis de”, *DHCJ* III, 2244-2245. See also: ABAD, C. M^a, *El venerable P. Luis de la Puente. Compendio de su santa vida*, Valladolid 1935; Allison Peers, J., *Studies of the Spanish Mystics*, 3 vols. (London 1951-1960), II, 241-269; DUDON, P., “Troisième centenaire de la mort du P. de la Puente”, *Etudes* 181 (1924) 598-609.

spiritual)，描述從祈禱和克己中發現聖神臨在的不同路徑。⁴⁶ 他還寫了著名的《巴爾塔薩神父的生平》(*Vida del P. Baltasar Álvarez*) (馬德里，1615 年)一書，當中他描述了這位超卓的靈修大師的寫照，如何深受類思·拉里曼神父(Louis Lallemant)的學說和教誨影響。

阿基里·加利亞迪(Achile Gagliardi, 1539 年生於意大利帕多瓦, 1607 年卒於意大利摩德納)作為意大利靈修作家, 有很深遠的影響。他是羅馬公學的哲學和神學教授, 還在帕多瓦、米蘭、佈雷西亞和摩德納工作, 但總是在意大利服務。他在米蘭十四年間, 曾是伊莎貝拉·白里扎嘉(Isabella Berinzaga)的靈修指導, 她是一位在米蘭社會的神秘主義者, 有神視經驗的女子。加利亞迪寫了《關於基督徒的完美簡要彙編》(*Breve compendio in torno alla perfezione*, 佈雷西亞, 1611 年), 當中他描述和分析了這位女士的神秘直覺: 靈魂的神化過程、被動的寂靜, 以及純粹與神合一。儘管加利亞迪神父保持在正統的天主教教義範圍內, 但他似乎接近「前寂靜主義」。教宗格來曼八世向他頒下《撤回令》(*retractatio*), 並要求他對這些道理從此沉默。加利亞迪神父最受歡迎的依納爵靈修著作是《辨別神類》(*S. P. Ignatii de Loyola de discretione spirituum regulae explanatae*, 那不勒斯, 1851 年), 根據《神操》的明辨規則(313—336 號)提供關於依納爵神秘主義的洞察力。⁴⁷

耶穌會的靈修作家非常多, 尚有兩位我們要特別介紹。迪亞戈·艾維里斯·德巴斯神父(Diego Álvarez de Paz, 1561 年生於

⁴⁶ 四個拉丁文版本、十二個法文版本及其他版本如意大利文、德文、荷蘭文……。

⁴⁷ MUCCI, G., “Gagliardi, Achille”, *DHJC* II, 1547-1548; GIL, D., “Gagliardi y sus comentarios a los Ejercicios”, *Manresa* 44 (1972) 273-284.

托萊多，1620 年卒於玻利維亞波托西）被派遣到秘魯，他在 1585 年 6 月到達利馬。在秘魯，他先在當地教書，之後成為迪亞幾所學校的院長。他於 1616 年被任命為省會長。德巴斯神父結合他的行政與寫作工作。他撰寫了一大本書，結構分為三卷（1608、1613 和 1618 年出版），編纂了他的靈修神學的文章。第三本《探究和平》（*De inquisitione pacis*）是一本關於祈禱分四個步驟的文集：智力祈禱、情感祈禱、「起始的」（inchoative）默觀、完美的默觀。艾維里斯·德巴斯神父嘗試以系統方式整合自己的靈修經驗和靈修神學的反省，尤其是在第三卷第五部分，他將提升至純神秘主義生活的過程分為十五個步驟。⁴⁸

這些靈修書籍抵達法國，並影響類思·拉里曼神父（Louis Lallemant，1588 年生於法國馬恩河畔阿雷佐，1635 年卒於布林）。他教授哲學、倫理神學、數學多年之後，成為了初學師（盧昂，1622—26 年）和卒試導師（盧昂，1626—31 年）。他的學生若望·里戈力（Jean Rigoleuc）將課堂筆記整理，並與伯多祿·金比安（Pierre Champion）出版了《靈修教理》（*Doctrine Spirituelle*）一書。這本書是耶穌會的靈修歷史中最重要典籍之一：第二次轉化皈依、活躍生活的告誡、純潔心靈、聖神指引等，是拉里曼神父在《靈修教理》的七個部分的其中一些主題（原理 *principios*）。⁴⁹ 殉道者和聖人依撒格·約克（Isaac Jogues）、安多尼·達尼爾（Antonio Daniel）和若望·德布

48 FERNÁNDEZ, E., “Álvarez de Paz, Diego”, *DHCJ* I, 94-95; LÓPEZ AZPITARTE, E., *La oración contemplativa. Evolución y sentido en Álvarez de Paz, S.J.*, Granada 1966; O’CALLAGHAN, T. G., *Álvarez de Paz and the Nature of Perfect Contemplation*, Rome 1950.

49 參閱 *The Spiritual Doctrine of Father Louis Lallemant, of the Company of Jesus*,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7；新的評註版本: *La doctrine spirituelle* (Salin, D., ed.), Desclée de Brouwer, Paris 2011。

(Jean de Brébeuf) 是他的其中一些學生，他們在加拿大傳教站，與當地部族一同殉難。拉里曼神父在今天被公認為「大師」，我們可以稱許他為「法國耶穌會靈修學派」的表表者，其最知名的弟子是若望·若瑟·蘇林 (Jean Joseph Surin)、儒利安·莫奈 (Julien Maunoir)、若望·里高 (Jean Rigoleuc) 及文生·胡比 (Vincent Huby)。

6. 「在突厥人或任何其他異教徒當中……」⁵⁰ — 為使命，並在使命中內的靈修

正如《耶穌會會典綱要》和《會憲》的第七部分寫道，依納爵靈修的主要和最偉大的概念之一就是「傳教使命」。⁵¹ 最初，第一批耶穌會士發展深層的使徒意識，由耶穌基督通過他們的神長，或者由教宗（基督在世的代表），派遣他們到一個具體和特定的傳教地方。方濟各·沙勿略在印度、法伯爾在德國、里尼斯在意大利、克羅德·拉傑在奧地利，以及西滿·羅迪斯在葡萄牙，他們都是耶穌會在源遠流長的歷史之中，到遙遠地方傳教的第一批見證人，迄今二十一世紀亦然。

當依納爵出任第一任總會長時（1540—56 年），耶穌會開始派遣會士到世界各地，結果開始有新的會省出現。⁵² 每一位耶穌會士，不僅有其使命，而且「活在」使命之中。許多年輕的會士

50 「……甚至是住在被稱為印度群島的人……」(*Formula of the Institute* [3], 參閱 Ganss, *The Constitutions*, 63-73, 68。

51 SIEVERNICH, M., "La misión y las misiones en la Primitiva Compañía de Jesús", *Ite, inflammate omnia* (Th. McCoog, ed.)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Roma 2010, 255-273; O'MALLEY, J., "Mission and the early Jesuits" *The Way Supplement* 79 (1994) 3-10.

52 1546 年葡萄牙、1547 年西班牙、1549 年印度、1551 年意大利、1552 年西班牙 Aragón、1553 年巴西、1554 年西班牙 Castile, Aragón, Andalusia、1555 年法國、1556 年德國。

從葡萄牙里斯本或西班牙塞維利亞出發，前往拉丁美洲新大陸，或跟隨沙勿略的腳步往印度和天遠的地方；他們大多數是志願者。1610 年至 1730 年間，有超過七百六十位德國耶穌會士要求被派遣到「傳教點」；在十七世紀頭十五年，超過一百三十位耶穌會士從意大利、西班牙或葡萄牙出發，前往葡萄牙管轄的西印度群島。⁵³

在長長的傳教士名單之中，我們發現上面有派遣到外地傳教的耶穌會士名字。多默·斯德望（Thomas Stephen），是艾德·金比安（Edmund Champion）的朋友，出版了第一本孔卡尼文的《語法》一書（它是所有印第安語言的第一本）；他還出版了一本孔卡尼文《要理》書，和他的馬拉提文《基督徒》書籍（1616 年）。貢薩爾沃·費爾南德斯（Gonsalvo Fernandes）在印度馬杜賴艱苦工作超過十四年，卻沒有一人皈依領洗，直至諾比利（Robert de Nobili，1577 年生於羅馬，1656 年卒於印度欽奈）到來。這位偉大的羅馬耶穌會士研究坦米爾文、梵語和複雜而僵化的種姓制度；他習慣穿著成一個真正印度男子的模樣，並試圖調整禮儀以適應印度的傳統。因此，衝突事件出現，一些耶穌會士認為他在福傳方法上走得太遠，甚至他的省會長佩羅·費爾南德斯（Pero Fernandes）禁止他施洗。即使總會長神父支持諾比利，果阿的宗教裁判所卻起訴他；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教宗額我略十五世為他辯護，該案終告結束。⁵⁴

53 自願往海外傳教的志願者被稱為「Indipeti」。“About 14,000 of these autograph letters (pre-1773) are held in ARSI” (see: Wiktor GRAMATOWSKI, *Jesuit Glossary: Guide to understanding the documents* [English version: Camilla Russell] in www.sjweb.info/arsi/documents/glossary.pdf)

54 PONNAD, S., “De Nobili, Robert”, *DHJ* II, 1060-1061; RAJAMANICKAM, S., *The First Oriental Scholar*, Tirunelveli 1972.

不過，印度不是傳教的界限。范禮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1539年生於基耶蒂，1606年卒於中國澳門）與其他耶穌會士橫過印度，到達日本。在1573年默神父任命范禮安為印度和遠東地區的「視察員」（Visitador）。在1574年3月24日，他與四十一位傳教士離開歐洲，從里斯本去果阿。那是第一次有人來亞洲傳教，他在亞洲的傳教工作達三十年以上。他建立了日本教省、耶穌會士的培育方案、促進培養教區司鐸，以及在日本開設了第一間印刷所，印製日文的基督徒書刊。他的艱辛工作，對於教會開闢傳教工作帶來深遠的影響。⁵⁵

另一位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年紀比較輕（1552年生於意大利馬切拉塔，1610年卒於中國北京），他是意大利傳教士，在中國開始了耶穌會的傳教區。他在羅馬接受了長時間的培育之後，前往果阿（1578年）；四年後，范禮安神父召喚他到中國工作。他和羅明堅神父（Michele Ruggieri）在中國設立耶穌會的傳教點。利瑪竇研究中國的宗教傳統，並學習漢語；他的數學、繪製地圖學和宇宙學的淵博知識，深得中國的高層知識份子的稱譽。他所著述的五本科學書籍，以《乾坤體義》為題目刊印。在1604年，中國傳教點脫離了日本會省，成為了獨立會省，利瑪竇成為第一位長上。一如諾比利在印度所遇到的矛盾，利瑪竇與其他傳教士（耶穌會內部和外部）不和，他們不能接受利瑪竇採用「本土化」的方法，因而引發「中國禮儀之爭」。⁵⁶

55 CIESLIK, H. / Wicki, J., "Valignano, Alessandro", *DHCS* IV, 3877-3879; WICKI, J. (ed.), *Historia del principio y progreso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las Indias Orientales (1542-1564)*, Roma 1944; MORÁN, J. F., *The Japanese and the Jesuits: Alessandro Valignano in Sixteenth Century in Japan*, London 1993.

56 在耶穌會第三十五屆全體大會的開幕禮上，教宗本篤十六世致辭時提到利瑪竇(Matteo Ricci)和諾比利(Robert de Nobili)一生就是為本地化及為天國服務的典範：「是福傳及福音與不同文化相遇的特殊經驗」(*Address of His Holiness Benedict XVI to the Fathers of the General Congregation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5])。

利瑪竇去世時，耶穌會在中國有八位傳教士，以及八位中國籍耶穌會士在四個會院工作；當時他們所建立的基督徒團體共有二萬五千名成員。中國主教們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3年），要求教宗展開利瑪竇神父的「列品真福」的專案。⁵⁷

當時，世界的另一邊發展如何呢？美洲是一個新大陸，面對新的民族和文化，要有新的傳教方法。繼方濟會的服務後，耶穌會士開始建立「小村」，不僅是一個方法去推廣基督信仰或皈依非信徒，而且是為原住民建立新的生活，包括：教育、藝術、文化、音樂、經濟、宗教、家庭、工作等。耶穌會士在巴拉圭地區開始首批小村，在 1755 年，小村人口達到歷來最高，有十萬四千四百八十三人。社區生活時常圍繞著聖堂⁵⁸、耶穌會士的會院和市中心的大廣場。他們開發了他們自己的經濟，以農業（糖、煙草、土豆）和養牛為基礎。⁵⁹

經過長時間與葡萄牙和西班牙國王的衝突，這些小村的數目減少，並因著耶穌會士在 1767 年和 1768 年分別被逐出所有葡萄牙和西班牙領土而開始消失。⁶⁰

57 參考書籍包括: STANDAERT, N., “Jesuits in China”,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Jesuits* (T. Worcester,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8, 169-185; BANGERT, W., *A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 MO, 1972, 157-161; SEBES, J. “Ricci, Matteo”, *DHJC IV*, 3351-3353; SEBES, J., “Ritos chinos. Controversia”, *DHJC IV*, 3367-3372; SPENCE, J. B.,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Nueva York, 1984; Modras, R., “Matteo Ricci”, in *Ignatian Humanism*, Loyola Press, Chicago 2004, 85-129。

58 有些聖堂非常宏偉：The Church of Saint Ignatius Mini 有 24 米闊 62 米長。參閱 BAYLE, G. A., “Jesuit Architecture in colonial Latin America”,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Jesuits* (Worcester, 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8, 217-242。

59 這些小村很富庶，例如有 700,000 頭羊、75,000 匹馬。

60 MORALES, M. M., “Reducciones”, *DHJC I*, 111-114, under “América Hispánica III. Métodos misionales”; REVUELTA, M., “Los jesuitas en la América española. Gloria y Cruz de las Reducciones del Paraguay”, *Once calas en la historia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Universidad P. Comillas, Madrid 2006, 113-143.

7. 愛和服務直到最後一刻 — 殉道靈修

「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若望福音》15：13）。在《神操》，我們習慣這樣祈禱：「我切望和願意效法你，忍受所有的痛苦與侮辱，承受一切實際和心靈的貧窮；只要你的至聖尊威願意選擇和接納我……」（98號）；在「第三種謙遜的方式」，我們也祈禱：「我寧願同貧窮的基督選擇貧窮，而不選擇財富；寧願同飽受凌辱的基督受羞辱，而不享受尊榮。更進一步地，我寧願為基督的緣故，被視為一個無用的白痴……，而不是一位今世博學和精明之士」（167號）。

依納爵靈修的歷史也建基於忠誠和承諾：對耶穌會士在世界各地開展的事工的承諾；更甚的，就是在傳教區，對他們的服務對象的忠誠和承擔。這份對人和對天主的忠誠和承諾，多次成為他們死於暴力和殉道的主要原因。耶穌會士殉道者的名單也頗長，他們在背景差異很大的境況下奉獻了自己的生命，見證了他們的深厚靈修經驗主要是植根於《神操》。這些生命為依納爵方式的聖召，不論召叫的內容，奠下了非常鞏固的基礎。這些生命時常提醒我們生活要認真和負責任，珍惜生命這份禮物。一直到當代，弟子明白跟隨師傅是會有後果的。

年份	地點	殉道者	列品真福或聖人
1570年7月15日	西班牙 加那利群島	Ignacio de Azevedo 和 39位同伴（參閱名單： <i>DHCJ</i> III, 2539 - 2540）	比約九世，1854年 5月11日，列品真 福
1571年9月13日	巴西	Pedro Dias 和 11位同伴 （參閱名單： <i>DHCJ</i> III, 2540）	可敬者
1574 - 1603年	英格蘭	Edmund Campion， Alexander Briant，	保祿六世，1970年

		Robert Southwell , Enrich Walpole	10 月 25 日
1583 年 7 月 25 日	印度 Salsete	Rodolfo Acquaviva , Alfonso Pacheco , Antonio Francisco , Pietro Berno , Francisco Aranha	良十三世, 1893 年 4 月 30 日, 列品真 福
1597 - 1633 年	日本	Pablo Miki , Juan de Gotó , Diego Kisai 和 34 位同伴 (真福) (參閱 名單: <i>DHCJ</i> III , 2545)	冊封聖人: 1862 年 6 月 8 日; 列品真福: 1867 年 7 月 7 日
1603 - 1625 年	英格蘭	Nicolas Owen , Thomas Garnet	保祿六世, 1970 年 10 月 25 日
1615 年	蘇格蘭 格拉斯哥	John Ogilvie	保祿六世, 1976 年 10 月 17 日
1616 年 11 月 16 - 20 日	北墨西哥 杜蘭戈	Hernando de Tovar , Bernardo de Cisneros , Diego de Orozco , Juan del Valle , Luis de Alavés , Juan Fonte , Jeronimo de Moranta , Hernando de Santarén	1983 年 12 月 20 日 恢復研訊過程
1619 年 9 月	斯洛伐克	István Pongrácz , Melchior Grodziecki , Marko Krizevcenin	冊封聖人: 若望保 祿二世, 1995 年 7 月 16 日
1624 年 9 月 28	埃塞俄比亞	Francisco Machado , Bernardo Pereira	暴力受害者 ⁶¹
1625 - 1649 年	英格蘭	Edmund Arrowsmith , Enrich Morse	保祿六世, 1970 年 10 月 25 日
1628 年 11 月 (15 17 日)	巴拉圭	Roque González , Alonso Rodríguez , Juan del Castillo	若望保祿二世, 1988 年 5 月 16 日

61 「暴力受害者/戰爭受害者」的稱號出自 *DHCJ*; see vol. IV, 3940-3944: “Victims of Violence in El Salvador (Nov 16th 1989)” (3940-30941); “Victims of Violence in the Civil Spanish War (1936-1939)” (3942-3943); “Victims of Violence in Indonesia (Nov. 1st 1945)” (3943); “Victims of Violence in Libano (June 1860)” (3943-3944); “Victims of Violence in Pécs (Hungary) (March 26th 1704)” (3944)。

穿越時空的精神—耶穌會的靈修歷史

1635 年 4 月 25 日	埃塞俄比亞	Gaspar Pais , João Pereira , Bruno Bruni	研訊過程始於 1902 年
1638 年 6 月 14 日	埃塞俄比亞	Francisco Rodrigues , Giacinto Franceschi	研訊過程始於 1902 年
1642 - 1649 年	加拿大 安大略省	Renato Goupil , Jean de la Lande , Antonio Daniel , Jean de Breufeuf , Gabriel Lallemand , Garnier , Noel Chabanel	冊封聖人：比約十一世，1930 年
1649 - 1702 年	英格蘭	Peter Wright , Philip Evan , David Lewis	列品真福：比約十一世，1929 年 12 月 15 日 冊封聖人：保祿六世，1970 年 10 月 25 日
1653 年	埃塞俄比亞	Bernardo Nogueira	暴力受害者
1670 年 1 月 29 日 1672 年 4 月 2 日	密克羅尼西亞	Luis de Medina , Diego Luis de San Vitores	列品真福：若望保祿二世，1985 年 10 月 6 日
1674 年 2 月	密克羅尼西亞	Francisco Esquerria	戰爭受害者
1675 年 12 月	密克羅尼西亞	Pedro Díaz	戰爭受害者
1676 年 1 - 9 月	密克羅尼西亞	Antonio di San Basilio , Sebastian de Monroy	戰爭受害者
1684 年 7 月 - 1685 年 7 月	密克羅尼西亞	Manuel Solórzano , Balthasar Dubois , Agustín Strohbach , Pieter Coemans	暴力行為受害者
1792 年 9 月 2 - 5 日	法國	參閱 23 位耶穌會士的名單， <i>DHCJ</i> III , 2534-2535	列品真福：比約十一世，1926 年 10 月 17 日
1936 年 8 月 19 日	西班牙 華倫西亞	Tomás Sitjar Fortiá 和 12 位同伴（參閱名單： <i>DHCJ</i> III , 2538）	列品真福：若望保祿二世，2001 年 3 月 11 日

8. 「在基督信仰中，兒童和文盲的教育」 （《耶穌會會典綱要》）——向群眾傳教的靈修

這是十六世紀的一種福傳方法。「向群眾傳教」是一種策略，經過具體思考，為小村莊和鄉郊地區而設。此職務在反改革期間有深刻的影響，特別針對那些遠離大城市，而且民眾較少機會接受基礎的基督徒教育的地方。即使耶穌會投入了大量的會士、時間和精力在這事工之中，其他新興起的修會卻致力於「向群眾傳教」使命：嘉布遷會、贖世主會和聖雲先司鐸傳教會。

最早期的耶穌會士進行這使徒工作，是再次受到「傳教使命」在《耶穌會會典綱要》或《會憲》（603-632）的重要位置所推動。最早在小村莊開始這使徒工作的，可能是意大利籍的西爾維斯特蘭·蘭迪尼（*Silvestro Landini*）⁶²，他編寫了一個詳細的使徒專案：在村莊說教一星期，向不同群體的人講授基督徒教理、拜苦路祈禱、講道和告解、提倡生活改革，最後，成立小團體。因此，一旦傳教士要離開到下一個村子時，該傳教點可以繼續下去。

為了發展這使徒工作，阿奎維亞神父發出三封函件（1590、1594 和 1599 年）以及一個《指令》，提及主要目標、方法和主題，供傳教士制定計劃。⁶³ 耶穌會士很快把這方法傳播到其他國家，如德國、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⁶⁴ 在歐洲北部，當時的傳

62 Guidetti, A., "Landini, Silvestro", *DHCJ* III, 2277.

63 *The Instruction in Institutum SJ*, III, 365-368.

64 獻身於此使徒工作的眾多會士包括：德國的 Konrad Herdigen 和 Georg Loferer；西班牙的 Jerónimo López 和 Pedro de Calatayud；法國的 Francis Regis 和 Julien Maunoir。

教士正在對抗路德跟隨者的「虛假教義」；至於南部，敵人就是愚昧、迷信和惡習。

耶穌會在復會之後（1814年），在若望·路達神父（Jan Roothaan）⁶⁵ 強烈支持下，會士繼續使用這種福傳方法。由法國人阿德·南蓬（Adrien Nampon）出版的《傳教士》（*Manuel du missionnaire*，巴黎，1847年）就如何繼續發展傳教區，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指引。⁶⁶ 德國（科洛尼亞、亞奎斯昂、巴達邦）、荷蘭、奧地利、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秘魯、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美國，繼續這種由《神操》所啟發的卓有成效的方法。⁶⁷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這使徒工作陷入嚴重危機，經歷了快速和普遍性的下滑。

9. 「協作是傳教使命的核心因素」（GC 35）⁶⁸ —兄弟團隊

正如《耶穌會會典綱要》所寫，耶穌會士的聖召，包括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這元素。⁶⁹ 所以，第一批耶穌會士開始思考，如何保存天主教在耶穌會士栽種的葡萄園所結出的果實和經

65 In his *Meditationes et Instructiones pro ss. Missionibus*.

66 差不多八十五年後，新的手冊出版，此次是用意大利文：*Manuale pratico per le Missioni al popolo* (Padua 1931) by Giuseppe Golia。

67 有些數字確令人驚訝：德國在二十年內有 1,500 傳教區；荷蘭於 1912 年有 179 傳教區；奧地利 Fr. Mathaus Wieser 在三十三內建立 943 傳教區（差不多每年 29 個）；法國於 1851 年有 285 傳教區（見 O'Malley, John "II. CJ Restaurada (Desde 1814). In "Misiones Populares", *DHJ* III, 2693-2694)。

68 「我們不堪當亦非常感恩，有這麼多人如我們一樣受到依納爵的召叫和耶穌會的傳統所感召，選擇與我們合作，分享我們的使命，熱切地為此破碎但可愛的世界上的男女服務。」(GC 35, decree 6 [3])

69 「沒有迴避或藉口，願意前往他們派遣我們去的任何會省……」和「耶穌會應分散在世界不同的地區」，見 GANSS, *Constitutions*, 68 and 269 [603]。

驗。倘若沒有建立任何制度或架構去支持這些耗盡艱辛所得的工作成果，那麼一切努力將會很快白費。

法伯爾和奈斯被派遣到帕爾馬（1539 年 6 月），兩人在那裡工作一年多。他們繼而前往德國（法伯爾）和羅馬（奈斯），臨走時成立了一個名為「耶穌聖名」的團體。法伯爾寫了一些準則，建議如何保持曾與兩位耶穌會士交談或已經接受神操的人的活潑信仰生活。⁷⁰ 在 1547 年，依納爵與另外十二男子合作，他們協助他在羅馬的十二門徒教堂附近，籌建一些慈善工作，也作為準備名為「聖事」的團體的開始。同時，納達爾和奈斯，分別在默西納及巴勒莫建立了一些團體。其他人在熱那亞、帕多瓦、費拉拉、弗洛倫斯、威尼斯錫、耶納和佩魯賈建立團體。但是，依納爵寧願耶穌會不受團體的直接責任束縛，好能隨時奉派前往傳教地區，他亦拒絕波蘭科出任皮斯托亞團體的神師。

這些牧民的平臺有助教友度基督徒生活；有時修會團體專門面向不同的社會群體：醫生、律師、工匠、水手，甚至囚犯。若望·布曼斯（Juan Berchmans）在馬連納斯的團體找到他的聖召；方濟各·沙雷氏（Francis Sales）則在克萊蒙等等。⁷¹

不過，在這些團體中，最重要的是聖母會，由若望·洛伊納斯（Jean Leunis，1532 年生於比利時列日，1584 年卒於意大利都靈）成立。他是一位年輕的比利時籍會士，在羅馬學院教授語法。⁷² 他與一些學生成立了一個團體，名為「聖母領報團體」，

70 默想、省察、每日參與彌撒、每週領聖體、愛德服務（見 *Monumenta Fabri*, 41-ss）。一些重要的第一代會士是透過此團體加入耶穌會：Jerónimo Doménech、Benito Palmio、Antonio Criminal（殉道）。

71 G UIBERT, J. de, *The Jesuits*, 295-301; O'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192-197.

72 Wicki, J., - Dendal, R., *Le P. Jean Leunis, fondateur des Congrégations Mariales*, Rome 1951. A short article Meessen, G., "Leunis (Leon), Jean", *DHJC* III, 2242.

他們用這個名字，因為他們通常在聖母領報聖堂聚會。在 1564 年，他們通過了團體的會規，這成為日後在各地出現的萬千個團體的第一份架構規則。十年後，阿奎維亞神父寫了新的規則，「負責」團體的耶穌會士，不能由團員選任，必須由耶穌會總會長任命。不久，這架構也獲其他機構採用：日耳曼學院、羅馬神學院和羅馬的英格蘭學院，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也被採用，包括：波希米亞、波蘭、西班牙、秘魯、墨西哥、葡萄牙、巴西和日本。洛伊納斯在法國成立了新團體（巴黎、比倫、里昂和阿維尼翁），之後他們進入德國，成立團體。

默古里安和阿奎維瓦兩位總會長非常重視這些小團體。由教宗額我略十三世頒布《全能天主的》詔書（*Bulle Omnipotentis Dei*, 1584 年），確立羅馬學院團體作為所有團體的「母親和首長」，並把所有團體由耶穌會總會長直接指導。聖母會團體被納入在耶穌會學校的教學結構，成為學生的基督徒培育的一個重要元素。⁷³ 耶穌會經過受到鎮壓的困難時期後，這些團體更新及修訂他們的規則（總會長伯多祿·伯克斯神父，Peter Beckx, 1855 年），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運動迅速擴展。⁷⁴ 由於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出現的新局面，這些團體需要改革。經過長年累月的多次交談和仔細明辨，這些團體終於演變成新的運動，就是今天的基督生活團（CLC）。⁷⁵

73 《教學大全》其中一條規則鼓勵院長神父使聖母會成為校園生活的一部分。

74 「每年有超過一千個新團體成立，附屬於在羅馬的首個團體(Prima Primaria)。」

75 1968 年 3 月 25 日保祿六世確認新的發展「ad experimentum」，於 1971 年 5 月 31 日正式批准。見 O'SULLIVAN, P. "Congregaciones Marianas", *DHCJ I*, 914-918。

10. 「婦女的慷慨貢獻」⁷⁶

10.1 依納爵和他的同伴的神恩經驗

在依納爵·羅耀拉的靈修成長的過程中，婦女佔了非常重要的位置。⁷⁷ 當他在亞貝底亞離家時，滿心想著前往耶路撒冷，後來，他在芒萊撒停留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有十一個月（1522 年 3 月—1523 年 2 月）。在這座城市和及後在巴塞隆納，他遇到了一些願意支援他的婦女，其中許多成為他要好的朋友。1522 年 3 月 25 日的晚上，伊內斯·帕斯夸爾（Ines Pascual）在回家路上，她是第一個跟依納爵說話的人。那時依納爵在抵達芒萊撒後迷路了。⁷⁸ 當他患病時，伊內斯和她的朋友協助他治病康復，給他食物和衣服，並非常用心聆聽依納爵講述祈禱。⁷⁹

在巴塞隆納，依納爵成為了伊莎貝爾·羅莎（Isabel Roser）和她的虔誠婦女團體的朋友。⁸⁰ 伊莎貝爾也支援依納爵，不只是依納爵在巴塞隆納期間，也在後來他到巴黎讀書（1528—34 年）的日子。伊莎貝爾的丈夫去世後，她決定去羅馬，要成為一位耶穌會士。依納爵試圖阻止她，但伊莎貝爾寫信給教宗保祿三世⁸¹，

76 「我對婦女的慷慨貢獻表示感謝，亦希望我們的合作能繼續，並蓬勃發展。」
(General Congregation 34, decree 14)

77 在此前有；他的母親，看護、「某位女士」(Autobiography [6])。有關依納爵、婦女和首批耶穌會士。見 GARCÍA DE CASTRO, J., "Las mujeres y los primeros jesuitas", *Iguales y diferentes* (Rivas, F. ed.), San Pablo, Madrid 2012, 219-282。

78 伊內斯送依納爵去醫院 (Sainte Lucía Hospital)，亦給他準備了雞湯。

79 她們是 Angela Amigant、Juana Serra、Micaela Canilles、Inés Claver、Brianda Paquera、Juana Ferrer。她們被稱為「The Yñigues」（加泰羅尼亞文），意思是愛依納爵的人。有關這些婦女的大部分資料在 *Scripta Sancti Ignatii*, Madrid 1918。

80 見 DALMASES, C. de, "Roser (Rosés, Rosell), Isabel", *DHCH* IV, 3413。她的朋友的名字是：Isabel de Josa、Leonor Zapila、Estefanía de Requesens、Guiomar de Ostalrich、Mencía de Requesens、Isabel de Boxadors、Aldonza de Cardona。

81 信件在 *Scripta* II, 12-13 和 *Fontes Documentales* 698-699。

因此依納爵必須接納她和她兩位同伴入耶穌會。⁸² 這三人成為了耶穌會士，為期九個月便結束了。依納爵把她們送到聖馬爾夫之家，該處是為收容妓女重歸正途而設的，但後來在幾次誤解和衝突之後，依納爵請求教宗終止她們向耶穌會宣發的誓言，允許耶穌會不再接納婦女加入。伊莎貝爾回到巴塞隆納，在 1549 年加入方濟會的耶路撒冷聖瑪利亞修院。⁸³

當依納爵在阿爾卡拉和薩拉曼卡期間（1526—27 年），婦女再次成為他的熱誠追隨者，她們有志於加深個人的屬靈生活。⁸⁴ 在阿爾卡拉，婦女多數在私人住宅或在安達珊納醫院（Antezana）— 依納爵的住處 — 與他會面，他們談談祈禱的方法、意識省察以及如何準備辦妥善的告解。由於這類聚會，依納爵和他的幾位朋友（嘉里斯托·德薩（Calisto de Sá），迪亞戈·德卡薩斯（Diego de Cáceres）及若望·德阿特阿加（Juan de Arteaga））受到關注，宗教裁判所開始注意他們的作為，甚至把依納爵關在獄中四十二天之久。因此，他們被迫離開該城市，重新思考新的計劃。⁸⁵

有一次在羅馬，在伊莎貝爾·羅莎的事件之後，耶穌會士開始發展一套處理與婦女相處的方法，以謹慎、尊重和保持一定距離為基礎。其他修會團體認為，耶穌會士在聽告解和談話時太接

82 Francisca Cruyllas 和 Lucrecia de Brandine，她們三人於 1545 年 12 月 25 日在 Sainte Mary of the Strada Church，在依納爵前發願。

83 依納爵親自寫信予 Fr. Torres 解釋情況(*Epistolae* I, 437-441)。Lucrecia 加入了在那不勒斯的一間修院。Francisca 在巴塞隆納的一間醫院 Hospital de la Cruz 服務。見 GARCÍA DE CASTRO, J., “Las mujeres y los primeros jesuitas”, 253-270。

84 Isabel Sánchez、Beatriz Ramírez、María Días、María de la Flor、Ana、Leonor……完整名單見 *Scripta* I, 609。

85 *Autobiography* [58-62].

近婦女⁸⁶，這就是為什麼納達爾神父率先提出建議，和後來的會憲引入一些改變會士的行為的修訂。⁸⁷

現今，耶穌會士在第 34 屆全體大會（1995 年）重新檢視這個議題，其中一項法令，清楚指出在耶穌會傳統中對婦女所犯的錯誤；感謝所有婦女忠誠地協助耶穌會的機構；提供一些實用的要點以改變思想和行為，使婦女在耶穌會的事功上有更大的參與空間。⁸⁸

10.2 依納爵靈修和「女修會團體」⁸⁹

我們提過在不同的地方和時代，婦女都比較敏銳，受到依納爵靈修所吸引。如果在伊莎貝爾破天荒加入耶穌會的事件以後，真的沒有其他婦女意圖「公開」倡議成為耶穌會士⁹⁰，那麼依納爵靈修啟發了許多其他生活出首批耶穌會士所經驗到的新神恩的方式。當時，五個新的女團體在耶穌會受壓制前成立⁹¹（1773

86 As the Dominican Melchor Cano; See: O'Reilly, T., "Melchor Cano's *Censura y Parecer contra el Instituto de los Padres Jesuitas*. A Transcript of the British Library Manuscript", in *From Ignatius Loyola to John of the Cross. Spirituality and Literature in Sixteenth-century Spain*, Aldershot-Hampshire 1995, V, 1-21. See also the opinion of Archbishop of Valence (Spain) in *Epistolae Mixtae I*, 257 (January 26th 1546).

87 例如 *Epistolae Natalis IV*, 334, 592, 597 and *Constitutions* [266.267.588]。

88 見第 34 屆全體大會法令 14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Women in the Church and in the Society"; FULAM, L., "Juana, S. J.: The Past and Futur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Society of Jesus",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Jesuits* 31, St. Louis 1999。

89 我依照 DE CHARRY J. RSCJ, "Institutos Religiosos Femeninos ligados a la CJ", *DHCJ III*, 2050-2056。

90 我說「公開」，因為我們知道收錄 Juan de Austria's (1535-1573) — Charles V and Elisabeth of Portugal 的女兒 — 是秘密地進行的。她發願後繼續居住於自己的家。她是耶穌會的重要恩人，被稱為「Mateo [Matthew] Sánchez」或「Montoya」。她於 El Escorial Monastery (近馬德里) 逝世，葬於她在馬德里的 Descalzas Reales 創立的一所加爾默羅修院。

91 1585: Ursulines of Dôle; 1607: Daughters of Our Lady; 1609: Institute of BVM (Mary Ward); 1633: Order of Incarnate Word; 1650: Sisters of Saint Joseph.

年)；另外有六個在耶穌會受壓制期間成立(1773—1814年)⁹²；大約二百零九個在耶穌會復會後出現(1814年)。在這二百二十個團體中，有一百六十六個在歐洲⁹³、三十五個在北美地區(美國和加拿大)、二十八個在拉丁美洲、十二個在亞洲⁹⁴、七個在非洲⁹⁵和四個在澳洲。

年份	女修會 團體數目	年份	女修會 團體數目	年份	女修會 團體數目
1815-1830	32	1871-1880	21	1921-1930	17
1831-1840	23	1881-1890	15	1931-1940	7
1841-1850	17	1891-1900	10	1941-1950	15
1851-1860	13	1901-1910	11	1951-1976	4
1861-1870	17	1911-1920	7		

在所有這些團體的成立過程中，耶穌會的主要作用是哪？耶穌會的《會憲》(588)很清楚：「耶穌會的成員……不能照顧靈魂(cura de ánimas)，甚至是修女或任何其他人，不論是承認或管理他們」。但歷史告訴我們的事實是，耶穌會士在婦女之中極力推廣依納爵靈修。有時耶穌會士是團體創辦人的靈修指導；在其他時候，他們擔任團體創辦人的顧問或聽告解神父；也有在其他場合，耶穌會士協助編寫和制定她們團體的《會章》初稿。

11. 「協助和服務那些在監獄或醫院裡的人」 (《耶穌會會典綱要》，1550年)

92 Daughters of Heart of Mary; Society of Sacred Heart; Daughters of Holy Family of Amiens; Daughters of Our Lady; Handmaid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Congregation of the Nativity of Our Lord.

93 法國 76、西班牙 29、意大利 26、比利時 14、愛爾蘭 5、荷蘭 5、德國 3、波蘭 2、瑞典 1。

94 印度 7、黎巴嫩 1、敘利亞 1、斯里蘭卡 1、印尼 1、泰國 1。

95 阿爾及利亞 2、扎伊爾 2、尼日利亞 1、贊比亞 1、南非 1。

依納爵·羅耀拉離開他在的阿貝底亞家準備前往芒萊撒時，貧窮成為他的新生活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幅度。這貧窮生活的選擇引領他去揀選以「醫院」作為日常生活的地方。他在芒萊撒生活的十一個月裡，大部分時間都住在聖路濟亞醫院。從一開始，依納爵的首批同伴在歐洲展開長途旅程時，常常到醫院度宿。

11.1 「病人大感安慰，而且很快便痊癒了。」（《自述小傳》95）

依納爵在巴黎完成學業之後，返回家鄉羅耀拉（1535 年 4 月），並決定留在阿貝底亞的瑪達肋納醫院，該醫院距離他的家兩公里。⁹⁶ 第一批同伴在離開巴黎的時候（1536 年 11 月 15 日）做了相同的決定，前往威尼斯；他們通常停留在醫院，與窮人分享他們的生活。⁹⁷ 在威尼斯，「在 1537 年初，他們開始在不同醫院服務」，其中包括一間在帕多瓦的醫院。依納爵其中一位最早同伴荷塞斯（Diego de Hoces），於 1538 年 3 月 13 日在那家醫院去世。⁹⁸

依納爵希望會生能保持貧窮和接近醫院。在他給予被派遣到特倫特的會士的指示中，依納爵建議探望醫院：「我會聽取窮人的告解和安慰他們，如果我的能力許可，我甚至帶一些東西給他們。我會讓他們祈禱，正如在告解時說的一樣。」⁹⁹ 迪亞戈·奈

96 *Autobiography* [87-88].

97 此行程的精彩記述見 Simão RODRIGUES, *A Brief and Exact Account: The Recollections of Simão Rodrigues on the Origins and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Conwell, J. F., tran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MO 2004 (original: *Origine et progressu Societatis Iesu, Fontes Narrativi III*, 5-135), 當中有很多關於醫院及首批同伴如何熱心服務病人的資料。

98 *Autobiography* [93.98].

99 The “Instruction to the Fathers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128-131 (original in, *Monumenta Ignatiana, Epistolae et Instructiones I*, 386-389).

尼斯（Diego Laínez）和尼各老·布巴耶（Nicolás Bobadilla）加入羅馬的名為聖神的團體。我們還可以提及耶穌會士巴加斯·布魯日神父（Paschase Broët），他是依納爵的第一批同伴，他在1562年7月開始照顧瘟疫病人時感染病症，在同年9月14日在巴黎去世。

照顧病人的職務被視為重要的，甚至包括在《耶穌會會典綱要》之內（「服務在醫院的病人」3），及在耶穌會的《會憲》。耶穌會初學生在第二個初學期（probation）需要往醫院探訪和在醫院住宿，以體驗被召以基督的愛服務窮人。¹⁰⁰

受這種體驗所感動，為病人服務是耶穌會士認同的一種職務。納達爾神父「在1548—53年在西西里島服務時，被貼切地稱為『在西西里島率先推行社會救濟工作的先驅』」¹⁰¹。從耶穌會士每年送到羅馬的信件中，我們知道，例如：在里斯本的會士在醫院準備食物、鋪床、幫助病人洗澡；在印度果阿或日本也有類似的服務，會士在長崎附近建立了一個小村莊照顧男、女痲瘋病人，病人是不被允許進入城市的。

正如《耶穌會會典綱要》所寫，聖神把依納爵靈修推到前線。在照顧病人的職務上，甚至包括照顧那些患有比瘧疾、霍亂或斑疹傷寒更具傳染性和可致命的瘟疫的病人。有二千多名耶穌會士在服務病人期間染病去世，他們被稱為「愛德殉道者」。年輕的類思·公撒格（Louis Gonzaga）也許是最受歡迎的一位，他死於羅馬（1591年6月21日）。但是，還有許多會士在法國、意大利北部、那不勒斯、塞維利亞、波蘭或墨西哥尤卡坦和巴拉圭

¹⁰⁰ *Constitu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66.650].

¹⁰¹ O'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167.

殉道。我們懷念聖伯多祿·克拉（Pedro Claver），他被稱為「黑人奴隸的宗徒」，他為病人服務時染病，與疾病鬥爭四年後死亡。這使徒工作一直留傳至今。在世界各地，耶穌會為痲瘋病人設立醫療院舍，包括西班牙、菲律賓（1924 年，有五千五百病人）、印度門格洛爾和果阿，以及在乍得恩賈梅納建立了一家殘疾軍人醫院。忠誠和慷慨是依納爵靈修的特徵。¹⁰²

伴隨垂死者是善行，是依納爵很關心的工作。他知道耶穌會士時常被召叫做此職務，因此他很渴望制訂一本手冊，能夠幫助年輕（或不太年輕的）的會士擔任這項工作。他曾經「與死神擦身而過」，在羅耀拉、在茫萊撒、離開華倫西亞時，以及在羅馬……。¹⁰³

我們保存了很多耶穌會士從世界各地傳來的信件，他們告訴我們，經常被要求協助垂死者，並幫助他們接受死亡：「我們通常被人要求幫助垂危的人『好死』，我們也會努力幫忙。」¹⁰⁴正如波蘭科神父指出：「幫助人獲得善終，比幫助人獲得好的生活，更有必要。」¹⁰⁵首先由波蘭科神父出版的是《如何協助垂死者》（*Methodus ad eos adjuvandos qui moriuntur*）¹⁰⁶，這本書最初

102 P. Caraman / C.J. Viscardi, “Enfermos, ministerio de los”, *DHJC* II, 1242-1244; all numbers in 1243.

103 *Autobiography* [3.33].

104 *Litterae Quadrimestres* V, 801: Alfonso Román to Diego Laínez (Zaragoza, Set. 18, 1558). More references from other cities as Granada, Sevilla, Salamanca, Lisbon, Valladolid in GARCÍA DE CASTRO, J., “Que partan de esta vida en gracia y amor de Dios”. El *Directorio para ayudar a bien morir* del P. Juan Alfonso de Polanco”, *Discursos después de la muerte* (M^{re} Jesús Fernández Cordero / Henar Pizarro Llorente, eds.), col. Textos para un milenio, Madrid 2013, 15-38, here 21-22.

105 BURRIEZA, J., “Los Jesuitas: de las postrimerías a la muerte ejemplar”, *Hispania Sacra* LXXI, 124 (julio-diciembre 2009) 513-544.

106 全名是 *Methodus ad eos adjuvandos qui moriuntur ex complurium Doctorum ac piorum scriptis diuturnoque usu et observatione collecta* (Macerata, Sebastiano Martinelli, 1575)。

只有西班牙文版，刊印了十七版，後譯成德文、法文和葡萄牙文。這本小書綜合了教義、靈修、倫理和牧民神學，成為在十六世紀下葉在歐洲最具影響力的靈修作品。¹⁰⁷

11.2 「捍衛信仰和促進公義」（GC32，法令4；1974年）— 監獄牧靈

耶穌會士另一個典型的職務是探望囚犯或苦役牢裡的奴隸。這職務已經納入耶穌會《會憲》之內¹⁰⁸，而省會長在定期探訪轄下的團體時，需要按《規則》詢問會士這方面的工作情況。修會外的人士驚歎耶穌會士們致力服務被邊緣化的人和窮人，因為會士們一向都是知名學府的教師，沒想到他們也服務弱小。會士探訪監獄，提供屬靈輔導，包括祈禱、簡單的熱心敬禮、告解、彌撒或講道，但是對囚犯身體上的需要也提供了協助。會士在街頭或聖堂乞求布施，用所得金錢為他們購買麵包、水果、藥品、煙草，甚至幫忙囚犯支付罰款。會士也有為患病的囚犯，爭取更好的衛生條件。例如：在塞維利亞，伯多祿·德里昂神父（Pedro de León）成立了「聖母訪親團體」，為囚犯提供法律支援。他亦陪伴過三百零九名被判死刑的囚犯，在他們生命的最後時刻，安慰他們。1575年在羅馬，法國籍神父若望·泰利耶（Jean Tellier）成立了「獄中兄弟團體」（Confraternità dei carcerati）。耶穌會士

¹⁰⁷ 其他參考書籍：Tomás de Villacastín, *Práctica para ayudar a bien morir* (1630); Alonso de Andrade, *Lección de bien morir* (Madrid 1662); Juan Weyer, *Affectus pii* (Olmütz 1670)。

¹⁰⁸ 「他們與被遺棄者修和，並竭力服務窮人和囚犯。」[650], GANSS, *The Constitutions* 283。

得到民事當局的許可證，允許囚犯到監獄附近任何一間小堂參加主日彌撒，而且他們經常為囚犯準備初領聖體。¹⁰⁹

這使徒工作在耶穌會復會以後一直繼續。在二十世紀期間，許多會省仍然派遣成員擔任監獄牧靈神師。

12. 「病人經常特別敬愛聖伯多祿」（《自述小傳》3）— 熱心敬禮的靈修生活

《自述小傳》的開端和末尾提及熱心敬禮。在第 99 段，鞏路易神父（Camara）說：「我們的父親（依納爵）的熱誠與日俱增，容易找到天主。」為依納爵來說，熱心敬禮是一種內心感覺，幫助他辨別和在一切事物上發現天主。耶穌會士推動各項屬靈熱心敬禮，目的是幫助人辨別，及在他們的日常生活找到天主。若要詳細描述所有敬禮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很長的篇幅，我們只能舉一些例子，好使我們對依納爵靈修的歷史和發展有較更全面的了解。

12.1 勤領聖體

我們知道感恩祭對於聖依納爵來說是很重要的：在芒萊撒、巴塞隆納、巴黎、威尼斯、羅馬等。他的一些重要的神視都與聖體奧蹟有關；他與同伴在蒙馬特爾（殉道山）首次發願是在彌撒中進行¹¹⁰；以及選擇貧窮這個非常重要的靈性上辨別（羅馬，1544—45 年）都是在平日彌撒前後發生，這些在他的《靈修日記》中也有記載。第一批耶穌會士很積極推動勤領聖體。法伯爾

¹⁰⁹ VISCARDI, C.J., “Encarcelados. Ministerios con”, *DHJC* II, 1239-1241 and O'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167-168, 173-174, with many references to Fr. Polanco's *Chronicon S.I.*

¹¹⁰ *Autobiography* [29, 85].

在他給予帕爾馬團體的記事中，建議每八天領聖體一次。¹¹¹ 勤領聖體是第一批同伴在晉鐸之後的共同講道主題，依納爵把它列入《神操》（354 號）之中，而布巴耶也有在他寫的《請願書》（*Libellus*）中，闡釋勤領聖體的意義。¹¹² 廣泛流傳的是克里斯托瓦爾·德馬德里神父（Cristóbal de Madrid）的著作，他是以沙曼倫神父（Salmerón）所撰寫的，主題相同但不完整的文本為基礎。¹¹³

阿奎維瓦神父不允許教友一星期領聖體兩次，除非是得到省會長神父的批准。在十七世紀，若望·皮全神父（Juan Pichón）的書《基督的聖神與教會時常共融》（*El Espíritu de Cristo y de la Iglesia sobre la comunión frecuente*）¹¹⁴，鼓勵教友每天領聖體。此部著作備受批評，批評主要來自楊森主義者，著作更被收錄在禁書索引之內。1883 年，耶穌會修士不准每週領聖體超過一次。直到 1906 年，教宗比約十世頒布法令改變這種情況。

12.2 熱心敬禮聖母瑪利亞

在依納爵的《自述小傳》中，我們發現瑪利亞在依納爵的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¹¹⁵；而《心靈日記》是個明顯的例子，她在依納爵的神秘經驗中是中保的作用。在《神操》裡每一個練習的最後，瑪利亞時常作為第三位對禱的對象。法伯爾常說，在默觀基

111 *Monumenta Fabri* 42，法伯爾受到批評，因為他鼓勵一名女士每天領聖體。

112 可能是此題材的首部著作，但非首部出版，見 CARAMAN, P., “Comunión, Misterio de la”, *DHCJI*, 893-894。Bobadilla 的文本見 *AHSI* 2 (1933) 258-279。

113 *Libellus de frequenti usu sacramenti Eucharistiae* (Roma 1557)。

114 *The Spirit of Christ and of the Church on frequent Communion*。

115 取自 *Autobiography* [10] (visión of Our Lady with the Son) 至 *Autobiography* [96]，在拉斯道達 (Storta) 的神視之前，依納爵熱切向聖母祈求，希望能偕同聖子一起。

督生命的奧蹟之後，沒有什麼比默觀瑪利亞的生命奧蹟，對自己的靈修生活更有裨益。若瑟·德伯特（Joseph de Guibert）認為，耶穌會士沒有對敬禮瑪利亞的傳統加入新的內容，而是保存和珍惜這種「西方靈修傳統」的遺產。¹¹⁶

12.3 熱心敬禮聖若瑟

聖若瑟在依納爵的生活中並不顯明。聖若瑟沒有在《自述小傳》、《心靈日記》或《神操》這三本書之中被提及過。¹¹⁷ 同樣地，法伯爾的《紀念》提及許多聖人聖女，卻沒有聖若瑟。但在十七世紀的歐洲，敬禮聖若瑟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有些靈修書籍也為敬禮聖若瑟而出版。耶穌會士積極推動這種敬禮：德巴利（De Barry La）的《敬禮聖若瑟：最受歡迎及和藹可親的聖人》（*Dévotion à Saint Joseph le plus aimé et le plus amiable de tous les saints*，里昂，1640 年）、納道希神父（Nadasi）的《聖若瑟的聖週》（*Hebdomada S. Josepho sacra*，羅馬，1659 年）、若瑟·安多尼·帕德顏尼神父（José Antonio Patrignani）的《聖若瑟的熱心敬禮者》（*Il divoto di San Giuseppe*，弗羅洛倫斯，1707 年）。¹¹⁸

12.4 為煉獄中的靈魂熱心祈禱

煉獄是「警醒」人要準備度更好生活的地方。耶穌會士在煉獄方面寫了很多書刊：比奈（Binet）的《在煉獄的靈魂……》（*De l'état heureux et malheureux des âmes souffrantes en*

¹¹⁶ Peter FABER, *Memorial* [110] and DE GUIBERT, *The Jesuits*, 387-389.

¹¹⁷ 只在基督的奧蹟部分出現 [264、265、269、270]。

¹¹⁸ DE GUIBERT, *The Jesuits* 389-390, who refers to SOMMERVOGEL X 447-448.

Purgatoire, et des moyens souverains pour n'y aller pas ou y demeurer fort peu, 1626年)、馬丁·德拉羅亞 (Martín de la Rosa) 的《煉獄中的靈魂》 (*Estado de las almas del Purgatorio*, 塞維利亞, 1619年)、多明我·博魯諾 (Domingo Bruno) 《煉獄的開啟和關閉》 (*Il Purgatorio aperto e chiuso*, 拿波里, 1730年) (四卷)、尼林伯格 (J. E. Nieremberg) 的《奉獻予煉獄中的靈魂》 (*Devoción con las ánimas del Purgatorio*, 1630年)、馬爾谷·德波耶 (Marcos de Bonnyer) 的《煉獄中的靈魂的申訴》 (*L'avocat des âmes du Purgatoire*, 1632年)、雅克·芒福德 (Jacques Mumford) 的《紀念在生者為死者祈禱》 (*A remembrance for the living to pray for the dead*, 1641年)、尼各老·蘇基 (Nicolas Zucchi) 的《實踐奉獻》 (*Pratica divozione*, 羅馬, 1659年)。

12.5 熱心敬禮耶穌聖心

這也許是耶穌會所推動的敬禮之中, 最受歡迎和最有影響力的一項。它不屬於第一批耶穌會士的靈修生活的一部分。法伯爾和波吉亞對基督的肋膀傷口有特別的祈禱文, 事實上, 於中世紀已經出現《基督的靈魂》 (*Anima Christi*) 的祈禱文: 「在祢的傷口裡, 隱藏著我」 (*intra vulna tua, abscondeme*)。伯多祿·卡尼修斯 (Peter Canisius) 記錄了他在羅馬莊嚴宣信時的深刻的體會: 基督打開他的聖心, 並邀請他喝從祂心中流出的水。¹¹⁹重要的耶穌會士作家, 例如: 西班牙的迪亞戈·阿沃里斯·德巴斯神父 (Diego Álvarez de Paz) 和類思·德拉浦恩德 (Luis de la

119 PEDRO CANISIO, *Epistulae et Acta* (Braunsberger, O., ed.) Friburgo 1896-, I, 55-59.

Puente)，或法國的文生·胡比（Vincent Huby），也開始以基督聖心為題寫作。

這種敬禮在克勞德科倫坡神父（Claude de la Colombière）的時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他是瑪加利大·德阿拉奎（Margarite de Alacoque）——一位基督聖心神秘神視者——的靈修導師。德阿拉奎的神視在巴里拉蒙尼（Paray le Monial）出現。她寫了六封信，將「基督聖心」和耶穌會連繫起來。她死後一年，耶穌會士若望·格羅撒（Jean Croiset）出版了《奉獻給耶穌基督聖心》（*La dévotion au Sacré Coeur de Notre Seigneur Jésus-Christ*，1691年）。很快，一些敬禮耶穌聖心的團體成立了。第一個於 1698 年在法國開始，八年後，已經有一百多個團體。1765 年 1 月 2 日，教宗批准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在耶穌會受壓迫的困難時期，這熱心敬禮是非常重要的。布路斯第二屆全體大會（II Polocense）（法令 8）規定在被壓迫的日子裡，要向基督聖心祈禱，並在慶日前，作三日的祈禱。新的修會相繼成立，以及許多主教希望奉獻其教區予基督聖心。1856 年 8 月 23 日，比約九世將慶日擴展至整個教會；1899 年，良十三世奉獻全世界予基督聖心。這種敬禮在整個教會的靈修生活佔重要位置，而耶穌會在復會後，繼續熱誠地推動基督聖心的敬禮。

120

然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耶穌會的第 31 屆全體大會（1965 年）建議更新此奉獻敬禮；第 32 屆大會（1975 年）亦堅持這一點。同時，一些重要的神學家，如卡爾·拉內（Karl Rahner），試圖提供一種新的聖心神學。雅魯伯神父一封 1972 年

120 所有總會長均以此敬禮為題撰寫信函或件文：Jean Roothaan、Peter Beckx、Anthony Anderledy、Luis Martín、Francis Wernz、Wlodimiro Ledóchowski、Jean B. Janssens。

的信件提及基督神聖之心的靈修；另外，在他以耶穌會總會長身份發出的最重要文件之一：「植根和建基於善工」（1980年）中，也再次談到敬禮基督聖心。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要求耶穌會繼續推廣這敬禮（1986年）；總會長高雲伯神父（P. H. Kolvenbach）在他題為「最令人喜悅的職務」（*Munus suavissimum*，1988年）的演講，及在1992年4月12日宣佈真福克勞德（Claude de La Colombière）獲冊封為聖人的信函裡，提到敬禮基督聖心。¹²¹

13. 「他看見窗戶關著」（《自述小傳》97）—耶穌會被解散（1773年）

事情並不容易。自他於1526年在阿爾卡拉，直到他的晚年在羅馬（1540—56年），依納爵經歷了七次審問過程。他和第一批同伴經常受到宗教裁判所的監視。1538年也許是這團體生涯中最困難的時期，因為他們與一名奧斯定會的會士奧思定·曼納迪（Augustin Mainardi）在羅馬發生衝突。幾個月後，成立耶穌會的過程要花的時間比預期的多，因為負責給教宗寫報告的樞機是公開反對成立耶穌會的。¹²²但所有這些困難，若相比將要在二百三十五年後發生的事，幾乎只是一場遊戲。

1759年，葡萄牙國王決定將耶穌會士驅逐出他的領土。法國在1764年也做了相同的決定；1767年4月2日，西班牙國王查理斯三世發出名為「務實的制裁」（*Pragmática Sanción*）的諭令，

¹²¹ Lecture in the third Centenary of the revelations (July 2nd 1988); letter in *Acta Romana SI* 20 (1988-1992) 725-729. See the article NICOLAU, M. / VISCARDI, C.J., "Corazón de Jesús. Devoción", *DHCJ I*, 944-948; De GUIBERT, J., *The Jesuits*, 392-401.

¹²² CONWELL, J., "Cardinals Guidiccioni and Ghinucci faced with the Solemn Approbation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AHSI* 66 (1997) 3-50.

驅逐耶穌會士。所有在這些國家及其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的耶穌會士，開始流亡的生涯。我們不花時間詳細說明了這非常複雜的情況的成因，但是在耶穌會的歷史裡，此戲劇性的一幕，背後的原因包括經濟、社會、政治和宗教等因素。¹²³ 教宗格萊曼十三世試圖避免這種衝突，但卻力有不逮。¹²⁴

老楞佐·利氏神父（Lorenzo Ricci）於 1758 年 5 月 21 日當選總會長。在 1765 年 1 月，他開始寫公開信鼓勵耶穌會士，希望他們在這非常困難的時期，繼續忠信於他們的聖召，及親近耶穌基督。他請求會士真誠地祈禱，並親近基督的苦難、耶穌聖心和聖母瑪利亞，以及耶穌會的所有聖人，總會在他們的祈禱中。¹²⁵ 但歐洲各國的國王成功向梵蒂岡，及直接向教宗施壓，教宗格萊曼十四世，在他的簡函《主，我們的贖世主》（*Dominus ac Redemptor Noster*，1773 年 6 月 21 日），其實是一份長文件，宣布解散耶穌會。這意味著耶穌會必須從「地球上」消失：會士、機構、財產……等等：「我們抑制和消滅那耶穌會；我們廢除並宣佈無效他們所有的職務和工作、房屋、學校、院校、孤兒院、農場；在任何省、王國或領地的任何財產……和法規、習俗、法令和憲法……。我們宣佈總會長、省會長、視察員及長上就世俗和屬靈事務所擁有權力，被永久和完全褫奪。」¹²⁶

123 PINEDO, I, “Supresión” inside “Compañía de Jesús”, *DHCH* I, 878-884; FERRER BENIMÉLLI, J. A., *Expulsión y extinción de los jesuitas. 1759-1773*, Mensajero, Bilbao 2013.

124 他寫了《Apostolicum Pascendi》詔書（1765 年 1 月 7 日）和一封重要信件（1767 年 4 月 16 日）求國王查理斯三世，要求查理斯三世撤回驅逐耶穌會士的決定。

125 VALERO, U., *Supresión y Restauración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Documentos*, Mensajero-Sal Terrae-Universidad P. Comillas, Bilbao-Mensajero-Madrid 2014, 89-134 收集了不少有關受壓制和復會的原始文件。

126 VALERO, U., *Supresión y Restauración...*, 158-159.

鎮壓持續了四十多年。大部分耶穌會士的生活非常困難和貧窮。許多人被囚在監獄裡，直到他們死去。這是時機：耶穌會要謙卑和貧困地發展；要默觀神操的第三週，耶穌基督的苦難、痛苦和死亡；要考慮第三級的謙遜，以及經驗「極卑微的耶穌會」（*Minima Societas Iesu*）。1773年9月，總會長利氏神父和他的助手被關進羅馬天使堡的監獄。利氏被關了兩年零兩個月，在1775年11月24日逝世。¹²⁷

不過，有一絲很微弱的光仍然在漆黑裡照耀著。俄羅斯的凱薩琳二世（*Zarina Catherine II*）不承認羅馬教宗的文件在她的領土有效，所以耶穌會士能在該地區繼續他們的使徒工作。我肯定凱薩琳沒意識到她的決定對於支援耶穌會士有著深厚而遠大的影響。她對耶穌會的學校，及其教學方法，非常滿意，沒有想過會失去他們的服務。

14. 邁向當代：耶穌會復興

教宗比約七世發表了他的文件《關注全教會》（*Sollicitudo Omnium Ecclesiarum*）（1814年8月7日），批准耶穌會復會。當時，耶穌會會士有六百位，但形勢很快開始改變，耶穌會士的人數迅速增加，我們可以參考下面的人數表。¹²⁸

<u>年份</u>	<u>耶穌會士（人數）</u>	<u>總會長</u>
-----------	-----------------	------------

¹²⁷ 這份兩頁文件“*Declaration of Innocence*”是他死前數天寫成的。他坦誠公佈他及耶穌會是無辜的，而他寬恕所有應為此事負責的人：「我希望抱著此渴求離世。」

¹²⁸ 所有數字取自 *DHCJ II, 1660-1696, from “General 19c. T. Brzozowski” till “General 27 J. B. Janssens”*。

1814	600	Tadeusz BRZOZOWSKI
1829	2,139	Louis FORTIS
1853	5,209	John ROTHAAAN
1887	12,070	Peter BECKX
1892	13,274	Anthony ANDERLY
1906	15,661	Luis MARTIN
1936	16,950	Francis J. WERNZ
1942	26,588	Wlodimiro LEDÓ CHOWSKI
1964	35,968	Jean B. JANSSENS

14.1 回歸神操

耶穌會恢復後，會士開始重建他們自己的培育架構。不同國家的許多機構（主要是學校或修院），如：愛爾蘭、英國、法國、意大利或美國，均要求協助，但耶穌會沒有足夠的人力資源，無法滿足所有要求。

在總會長吉恩神父（Jean Roothaan，1829–53 年）的帶領之下，依納爵靈修在耶穌會的地位更明確，尤其是在每一位會士的生活中。神操是耶穌會士的培育和生活的中心。吉恩神父真的很愛神操的經驗和文本。他研究了《自傳》，《神操》的西班牙文版本，並編寫一些拉丁語版本（*Vulgata*）。¹²⁹

14.2 傳教使命一再開始

吉恩神父也推動「民間傳教使命」，並試圖派遣所有會省的會士參與這事工。他對當時的社會狀況比較敏銳，正如我們看到，在羅馬，霍亂流行的期間（1837 年），他組織了市內的所有耶穌會士協助病人。他的信函《如何燃起向外傳教的心火》（*De Missionum externarum desiderio excitando et fovendo*）（1833 年 12

¹²⁹ 拉丁文版本於 1838、1847、1852 及 1854 出版。他亦為朋友或訪客準備了西班牙文本。

月 3 日) 在年輕的會士中有很大的迴響，甚至有超過一千二百六十位會士自願往世界各地去傳教。¹³⁰ 在中國和阿爾巴尼亞 (1843 年)、印度 (1844 年)、敘利亞 (1845 年)，當地教會開辦了教區神學院。耶穌會士被派往世界各地服務¹³¹，有幾位獲教宗任命為教區主教。

吉恩神父寫了十四封信給耶穌會，內容是關於耶穌會士的生活、培育、在困難時期對會士的支持。1872 年 1 月 1 日，所有會省都奉獻給耶穌聖心。在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耶穌會傳教區則越來越多。¹³² 在下一任總會長安多尼神父 (Antonio M^a Anderley) 的短暫任內 (1887 年—92 年)，發展情況相若。

14.3 靈修、培育和使命。

類思·馬丁·嘉西亞神父 (Luis Martín García) 當選總會長 (羅耀拉, 1892 年¹³³)，他堅持「知識型的使徒工作」和對會士的嚴謹培育。他對耶穌會的歷史有濃厚興趣，並開始 (馬德里, 1894 年) 收集耶穌會的早年歷史文獻，包括首批耶穌會士的文件檔案，進行編輯評註，輯錄成《耶穌會的歷史》 (*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Iesu*)。¹³⁴

130 但是吉恩神父對傳教士的健康狀況和靈修生活有嚴格要求，為免「對傳教工作有不切實際的憧憬」。

131 美國、敘利亞、孟加拉、亞根廷、牙買加、希臘、阿爾及利亞、烏拉圭、中國、巴拉圭、智利、危地馬拉、馬達加斯加、黑塞哥維那、中非、斯里蘭卡、印度……。

132 新傳教區在古巴、哥倫比亞、菲律賓的 Culión、馬達加斯加、芒格洛爾、贊比亞、澳洲。

133 唯一一次在羅耀拉舉行的全體大會，1892 年 9 月 24 日開始。

134 *Monumenta* 於馬德里開始，1932 年移至羅馬，共有超過 165 冊，包括首批會士的所有著作及與耶穌會初期傳教工作有關的所有文獻，屬耶穌會珍貴的遺產。。

德國籍的方濟各·沙勿略·沃斯神父（Franz Xavier Wernz）是天主教法律專家，於 1906 年 9 月 8 日當選總會長。他堅持革新會士的靈修生活、職務和培育。在他擔任總會長期間，許多重要的機構出現。為了會士之間有更深入的交流，他創立《耶穌會宗座公報》（*Acta Romana*），是耶穌會內部的官方刊物，和具權威性的《美洲》（*America*）期刊（1909 年 12 月 8 日）。教宗比約十世成立宗座聖經學院，它從一開始便是由耶穌會士管理，而沃斯神父則開辦了東京大學（1908 年）。1914 年，耶穌會慶祝「復會第一百周年」，並出版了《論耶穌會在世》（*Liber saecularis S. I.*），內容涵蓋過去一百年來耶穌會的主要活動和職務。

里維斯基神父（Wlodimiro Ledóchowski）（1866 年 10 月 7 日生於奧地利）在 1915 年 2 月 11 日獲選總會長，他繼續堅持對年輕會士的培育、發展教育及今天我們所稱的「知識型使徒工作」。他修訂《教學大全》（*Ratio Studiorum*）和出版了一個新版本（1941 年）；宗座額我略大學開始出版期刊《額我略》（*Gregorianum*）（1920 年）；1929 年宗座聖經學院成立，由耶穌會士管理。里維斯基神父創立了在羅馬的歷史研究所，並開始出版期刊《耶穌會的歷史檔案》（*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他有些信件的內容專注於「耶穌聖心使徒工作」（1919 年）和「對聖人的敬禮」（1933 年）。他開始了祈禱宗會和聖母會兩個團體的秘書處。里維斯基神父也籌建了耶穌會的總會院（於羅馬的現址 Borgo Santo Spirito），總會院於 1927 年落成揭幕。¹³⁵

¹³⁵ 里維斯基神父於 1942 年在羅馬逝世。

直到 1946 年 9 月，里維斯基神父死後第四年，第 29 屆全體大會才能召開。來自荷蘭安巴斯的若翰·楊森神父（Jean Baptist Janssens）在第一輪投票中當選總會長。他寫了很多書信給會士，第一封是關於「靈修和內在生命」（1946 年），第二封是關於「社會性的使徒工作」（1949 年）。¹³⁶ 他回應了「新神學」的影響，及就不適合耶穌會的學生閱讀的書籍和文章提供指示。與此相關的，楊森神父必須處理與德日進神父（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衝突及他的重要著作《人的現象》（*Le Phénomène humaine*）。德日進神父是科學家、人類學家、神學家和神秘主義者。他開啟了新的門，進入新的思維方式，就是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但他的思想在當時來說也許太前衛了。那時，傳教的熱忱持續熾烈，許多新的會省出現了，並相繼在多個地方成立傳教區，包括南韓（1955 年）、贊比亞（1956 年）、洪都拉斯約羅（Yoro, 1957 年）、羅得西亞錫諾亞（Sinoia, 1959 年）、智利奧索爾諾（Osorno, 1959 年）。楊森神父於 1964 年 10 月 5 日逝世，當時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15. 當代的依納爵靈修

15.1 耶穌會的更新

教會自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推動全面革新，引發了耶穌會內部一次深入且快速的改革。雅魯伯神父（1907 年生於西班牙畢

¹³⁶ *De vita interiore fovenda, Instructio de apostolatu sociale* 及其他一些信函，有關於《教學大全》（1954 年）、禮儀（1959 年）、會士服飾（1964 年），甚至是煙草和會士吸煙的問題（1957 年）。

爾包)於 1965 年 5 月 22 日被選為總會長。¹³⁷ 他帶領耶穌會士進入教會歷史上一個非常動盪的時期。不過，要為雅魯伯神父時期（1965—83 年）依納爵靈修的豐盛發展作一概括並不容易。雅魯伯神父肯定神操在每一位會士的個人生活和耶穌會生活中的首要地位。他鼓勵神操「導師」要更新方法，指導神操時要回歸到依納爵的方式。同時，他促進成立中心和學術機構，研究依納爵靈修和耶穌會的來源和歷史。¹³⁸

雅魯伯神父嘗試將貧窮和聽命聖願的內容適應新時代，但是在找尋其根本元素時則忠於聖依納爵的第一直覺。他堅持會士必需有深度的靈修經驗；他在向會士發出的主要信件和在演講中，提供了依納爵靈修的新演繹。¹³⁹ 在第 31 屆和 32 屆全體大會（法令 4¹⁴⁰）的支持下，耶穌會推動其機構及會士對履行「公義」作更深層次的承諾，而這個新的角度，對靈修亦有重要影響：來自窮人和為窮人服務的靈修。

15.2 當代的依納爵靈修

a. 耶穌基督是「原則和基礎」

137 幾乎所有關於雅魯伯的資料來自 *Pedro Arrupe, General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Nuevas aportaciones a su biografía* (La Bella, G., ed.), Mensajero-Sal Terrae, Bilbao-Santander 2007, 1077 pp. 及 24 位 合作者。

138 當時與依納爵靈修有關的期刊包括：*The Way* (London 1962)、*Diakonía* (Panamá 1967)、*Boletín de Espiritualidad* (Buenos Aires 1968)、*Progressio* (Rome 1968)、*Studies in Spirituality of the Jesuits* (St. Louis, MO 1969)、*CIS* (Rome 1970)、*Appunti di Spiritualità* (Napoles 1972)、*Ignis* (Mumbai 1972)、*Cahiers de Spiritualité* (Quebec 1976)。

139 出自雅魯伯神父的有關依納爵靈修和依納爵特恩的文件是：“Our way or proceeding” (1979)、“Trinitarian inspiration of Ignatian Charisma” (1980) 及 “Rooted and founded in Charity” (1981)。

140 法令 4 “Defense of Faith and Promotion of Justice”。

時間、文化和人民都在恆常改變，所以靈修必須提高警覺，在語言和牧民方法上作適應，可以在任何時地，面對新的境況。然而基督是永遠都臨在的，恆常不變的。祂一如以往，正如依納爵在康復期間所經驗到的，也是神操所介紹的和我們要追隨的那一位。祂在耶穌會受壓制的困難時期，一直支持他們，也在會士殉道時賜予他們恩寵。在雅魯伯神父寫了這些「以基督為中心」（Christocentric）的文件，以及許多其他的由伯多祿·高雲伯神父（Peter Hans Kolvenbach）¹⁴¹所寫的文件後，耶穌會在第 35 屆全體代表大會確定「以基督為中心」的幅度是耶穌會的核心，所以，也是依納爵靈修及各種職務的核心。「耶穌會士在凝視基督時，認識自己是誰」。¹⁴²

b. 文化—對話—公義

那麼現在的依納爵靈修怎樣呢？如果我們再次討論最後兩次全體代表會議（1995 年第 34 屆和 2008 年第 35 屆）的要點，可發現新的議題已為依納爵靈修開拓了新的幅度。根據豐富的傳教傳統，依納爵靈修回歸文化是使其傳教工作卓有成效的主要因素之一。¹⁴³

當此靈修置身文化內，對話的過程就開始。它永遠在文化內，是聆聽的靈修，對他人開放，隨時準備開始對話以締造一個

141 例如：雅魯伯的祈禱文“Jesus Christ Our Model” in “Our way of Proceeding” (1979)。

142 第 35 屆全體代表會議法令 2。整份文件是以基督為中心：依納爵於羅耀拉首次皈依 (1522 年)、在拉斯道達的經驗 (1537 年)、首批神父的商議 (1539 年) 或是方濟各·沙勿略在印度傳教 (1542 年)。

143 參考我們對利瑪竇 (Matteo Ricci) 或諾比利 (Robert de Nobili) 的論述；亦見第 34 屆全體代表大會法令 4 “Our Mission and Culture”。二十年前，雅魯伯神父開始在他寫給耶穌會的信件中談及「本地化」，“On inculturation” (1978 年 5 月 14 日)，*Acta Roma SI XVII* [1978] (1979) 256-263。

更美好的世界。與其他基督教宗派對話（GC 34，法令 12「大公主義」）以及與其他宗教對話（CG 34，法令 5「我們的使命和宗教間的交談」）被納入作耶穌會的使命的主要目標之一。文化和對話提供了可能性，使會士可繼續致力於實踐公義；從今天的依納爵靈修角度來說是激發和支援靈修體驗的第三支柱。（GC 32 的法令 4；GC 34 的法令 3「我們的使命和公義」）。

c. 修和

默觀「道成肉身」的奧蹟，給我們提供了默觀「那些分佈在地面上的人，有不同的服飾和舉止；有的是白的，有的是黑的；有的在平安中，有的在戰火中」的可能性（《神操》106）。《耶穌會會典綱要》（1550 年）擴大了「愛德的工作」的含意。以前的《耶穌會會典綱要》（1540 年）只提到包括「與被疏遠者修和」，鼓勵會士在不同的民族、家庭、村莊，甚至國家之間擔任「和平的締造者」的角色¹⁴⁴，卻沒有詳細說明。最近，依納爵靈修已恢復了源自首批耶穌會士的深層直覺，開始思考和專注於這修和職務。第 35 屆全體代表大會在法令 3 號加入了「與天主修和」（19-24）、「彼此修和」（25-30）、「與受造界修和」（31-36）的部分。

d. 生態

在當代文化中，生態環保是最敏感的題目之一。前幾年，在不同的國家、社會和政治團體，一種與大自然的新關係開始出現。如果我們翻閱《神操》，可發現深深植根於依納爵傳統的幾個關鍵元素，使我們能夠對保護生態環境作出承諾。我們只需要

¹⁴⁴ O'MALLEY, J., *The First Jesuits*, 168-171.

探討依納爵在「神慰」的第一個定義中（辨別神類的規則三，《神操》316 號），「獲得愛情的默觀」的第二點和第三點。¹⁴⁵ 在第 34 屆全體代表大會（20 號文件）刊載了名為「向總會長提出的建議」的短文，要求研究依納爵靈修如何能啟發整個耶穌會進行不同的職務。

十五年後，第 35 屆全體代表大會（2008 年）在法令 2 號和 3 號提及生態環保，幫助整個耶穌會對於生態問題更加敏感和有效工作，好使「男與女同為我們的地球家園承擔責任」¹⁴⁶。大會「促請所有耶穌會士與所有肩負相同使命的夥伴，特別是大學和研究中心，推動對造成貧困的原因和環境改善的研究。」我們與受造界的關係，已成為一項標準來辨別我們靈修經驗的真實性：「要更深入認識我們與受造界之間的盟約，是我們得與天主和與他人建立正確關係的核心元素」¹⁴⁷。以此奧秘為基礎，依納爵靈修正啟發新的傳教項目和職務。¹⁴⁸

145 見「獲得愛情的默觀」的段落[235-236]（天主如何在受造物中居住、操勞和工作）及神慰的第一定義 [316]。見 AGUILAR, J., “Contemplation to attain love and ecology” 及 GARCÍA DE CASTRO, J., “Ecology and Consolation”, 兩者皆收錄在 *A Spirituality that Reconciles us with Creation, Promotio Iustitiae* 111 (2013/2) 10-14 和 22-26。

146 見法令 2 [20-24] 及法令 3 “Reconciliation with Creation” [31-36]。

147 第 35 屆全體代表大會法令 3 [35-36]。

148 見文件 *Healing a Broken World, Promotio Iustitiae* 106 (2011/2)，特別是 “Understanding our Jesuit Mission 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Crisis” 29-41 和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rete Suggestions”, 42-53。